

純白齋類稿附錄(二二)
趙待制遺稿附詞





稿類齋白純

錄附

(三)

撰助胡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純白齋類稿及其其他一種
附錄附詞
三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徐朱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純白齋類稿卷之十六

七言絕句

元旦卽事二首

再入詞林兩度春。衣冠元會物華新。青衫皓首江南客。亦是彤庭班末人。
新年佳氣滿皇州。南雁回時春水流。白髮史官幾七十。上章告老覓歸舟。

墨雨竹

江浦娟娟雨葉垂。兩竿倚玉鳳棲枝。天寒翠袖春風澁。恰似湘妃泣舜時。

寓舍偶題二首

華軒清暑思從容。朝市山林蟻夢同。深巷絕無車馬到。午牕一枕綠槐風。
傲得幽居慰客情。槐陰滿地暑風清。見人抱甕治蔬圃。卻恨歸田賦未成。

宿貢泰甫書齋二首

歲晚天寒共一觴。書齋留宿話文章。懸知二妙連床樂。翰苑瀛州日月長。
京華幾載托交深。白髮蕭蕭已滿簪。永夜書囊談未了。擁衾彷彿夢雲林。

夏日寓僧房有感三首

鶴姿豈必愛乘軒。觸械寧容老灌園。聞道朝端求治切。江南民瘼可能言。
涼生塔院竹風吹。老翠摩空峴色奇。午睡覺來成獨坐。時看一卷柳州詩。
然竹煮茶消永日。解衣坐石受清風。一塵不動天機寂。萬法何歸覺性空。

正月三日王仲能載酒同飲湖山堂二首

鳳沼新春休沐日。峇郎邀我作遨頭。也知北客三年仕。不及西湖半日遊。
小舫清尊早過湖。湖山堂上興何如。洞簫吹徹歌聲緩。春雪微微點翠裾。

過陵州

御河漾漾本蘭舟。春盡飛花送客愁。何事驅馳南又北。三年三度過陵州。

初度遊西山

水樹涼生五月秋。河邊駐馬看龍舟。幾年初度京華客。今日西山特地遊。

溪山過雨圖

從意元暉伯仲間。諸峯過雨白雲閑。江南林谷真如此。中有高人不出山。

暮冬感懷

京城風雪歲將徂。麋粟朝朝換酒壺。附火鴟蹲身懶動。豈堪弄筆畫葫蘆。

又題

朝家實錄幾回編。尸素長慚費俸錢。莫把文章修舊史。恐妨歸老臥林泉。

初度偶題

加我三年七十人。劬勞思報志空勤。行抽手板歸田里。遠碧山中有白雲。

良鄉道中

秋雨泥途有底忙。考文三度過良鄉。燕南自古多奇士。拔取弘才作棟梁。

過涿州

歸騎翩翩似水流。泥乾路穩更無憂。愧予忝薦中原士。幾度西風過涿州。

水仙花

南浦飛雲見洛神。凌波微步不生塵。梅兄琴弟雖同趣。一種風流別是春。

沃青閣

南塔前頭高閣上。山光渾似沃洲青。夜來飛雨穿牕入。翠溼華嚴一卷經。

追和荆公留題龍泉二首

千年神物疑常在。一勺寒泉永不乾。海內青苗自枯槁。蒼生空望起龍蟠。
山石靈源潤不枯。清甘爲我滌疏蘆。近來莫訝留題少。曾有金陵一句無。

東湖十詠

東湖秋月

東湖者純白老人世家之所居也。

明月高懸萬古愁。東湖碧水一天秋。倦遊老子歸來後。夜夜清光照白頭。

巖山蒼翠

巖山者逸老堂南望諸峯是也。地連永康。俗名十二巖山多異跡。

十二巖巒列翠屏。人傳洞壑有仙靈。朝雲暮雨尋常事。萬古巫山一樣青。

南浦春流

南浦者純白老人家前之水也。其源出大盆山。春漲瀾漫。極可觀也。

沙邊遙見木蘭舟。淺渚清波漾白鷗。三月盆山春水發。滔天雪浪大江流。

禪悅白雲

禪悅者白衣大士道場也。昔延名僧居之。今廢。

昔時老衲滿禪關。幾度殘經帶月看。今日荒涼僧去盡。水牕空鎖白雲寒。

陳莊水亭

陳莊者東陽宅仁氏倉廩也。因起小亭。臨于池上。一境可觀。

黃雲萬頃覆西嶠。高臥元龍百尺樓。未必催租真敗興。自緣人物少風流。

葛圃花竹

葛圃者。界軒先生故居也。其孫夢賢善葺理。花竹可愛。

仙翁舊圃藥苗肥。竹徑幽深白板扉。春酒釀成因醉客。海棠花下倩扶歸。

秋堂湖石

秋堂者。純白老人從諸孫壽朋之廬也。昔買喬氏太湖石。運至西園。真奇觀也。

太湖奇石削崔嵬。壯觀秋堂信偉哉。米老見之當下拜。百夫輿自孔山來。

秀野沙洲

秀野者。純白老人舊園池也。盡壞于狂瀾。近年水還故道。沙漲復洲。今開爲田矣。

清泉白石化園池。沙漲泥淤復舊基。滄海桑田知幾變。故宮禾黍正離離。

西邱夕照

西邱者。東湖之西小邱塢也。自昔農人邱氏世居。竹籬茅舍。雞鳴犬吠。相聞有古風焉。

禾黍雞豚不厭貧。耕桑世業古風存。夕陽掛樹秋光老。樵擔參差下白雲。

五度朝暉

五度者。逸老堂東北望見大山是也。不知五度之名何說。其下居民多富者。

大小崑峨五度峯。朝暉暮靄變無窮。山紅澗碧人家好。簫鼓豪華祠歲屢豐。

子猷訪戴

玉嶂冰溪雪後天。扁舟孤詠興飄然。當時若見戴安道。那得風流千古傳。

雪牕墨蘭

空山窈窕泣湘靈。回首芳洲杜若青。禪老揮毫真善幻。光風吹得楚魂醒。

古松

庭前挺立歲寒心。千尺蒼髯半畝陰。下有茯苓成琥珀。臥聽風雨老龍吟。

余景山枯木

千年枯木不知春。鐵鎖珊瑚古篆文。前夜太陰雷雨黑。老龍蛻骨越江墳。

庚寅歲旦

元日春回已一句。老夫就養客吳門。新年七十又三歲。後飲屠蘇望白雲。

隱趣閑步二首

野人生計在桑麻。松竹清陰處士家。山北山南雪消盡。後園日日看春花。萬物生生造化功。園池佳趣幾人同。風輕日煖唐虞世。柳色花香杖履中。

純白齋類稿卷之十七

七言絕句

月下曲

玉地瑤階桂樹秋。綵鸞何處發清謳。舊時庾亮樓前月。不照風流只照愁。

山行

空山窅窅人聲絕。寒日迢迢樹影移。竹裏禪房僧不見。偶看落葉坐多時。

過釣臺

建武故人棲白雲。蒼巖峩峩水粼粼。征帆來往桐江者。不爲虛名有幾人。

山中寒食

去年寒食西湖上。聽徹簫聲見賣餠。可是今年春寂寞。萬山深處過清明。

聽雨

風雨對牀殊不惡。啜茗燒香閉高閣。寒聲一夜在芭蕉。明日滿山黃葉落。

和靖墓

絕筆曾無封禪草。孤山祇有一坏墳。我來參透橫斜句。何處梅花不是君。

冷泉亭

飛來峯下一泓澄。倒影虬龍蔭古藤。若使人心無熱惱。此泉安得冷如冰。

泊桐江

萬頃烟波萬壘山。幾人來往換朱顏。孤舟夜泊釣臺下。月在桐江深處寒。

禪悅庵

松下清齋共老禪。一聲幽磬出茶烟。山深春色無人見。自折巖花弄石泉。

玉繡毬二首

刻玉爲花似月圓。晴空一樹雪團團。飛來蛺蝶無尋處。絕稱豪家碧玉欄。
碎壁妝成月斧修。日光瑩潔最風流。縞裙練帔誇穠李。不見東皇萬玉毬。

尋僧

獨尋僧舍穿蒙密。冷翠重重巾履溼。水際柴門敲不開。鷺鷥飛上青松立。

鳳凰臺

江遶空臺山四圍。大書深刻謫仙詩。海隅均被文明化。祇恐鳳來人不知。

畫馬

伯樂王良不再來。空留韓筆貌龍媒。圜人飲喂殊知性。尙想開元立仗回。
渡水羅漢

錫杖浮沉浪拍天。神通萬變轉堪憐。不如歸去石橋畔。閒與白雲相對眠。

· 王陵母伏劍圖

寬仁必起暴終傾。多少英雄見不明。一死翻成男子事。千年生氣尙崢嶸。

瓦缶浸梅。戲成二首。

誰向寒齋伴瘦身。清泉瓦缶一枝春。金屏華屋豈不好。恐對此花無此人。
細開香雪案頭花。風味獨宜雙井茶。明月自教牕外過。只將燈影照橫斜。

桂花

金華仙子碧霓裳。夜半乘鸞上帝鄉。消受廣寒風露老。人間無地着清香。

枯木

落盡皮毛玉骨寒。無窮古怪出毫間。幸逃斤斧千年永。乞與幽人作假山。

盤菊

風驚短世制頽齡。不赴重陽晚自榮。三嗅馨香顏色好。令人長憶故園情。

畫馬

驚馬紛紛一洗空。何人貌此玉花驄。誰知萬里騰驥意，卻在奚官鞚御中。

次韻書懷

黑貂敝盡履雙穿。幾度逢人強粲然。江上春風吹水綠，歸心已墮白鷗前。

春雨書懷二首

野興飄然在綠蓑。江頭水長白魚多。閉門三日聽春雨，南浦青青恨若何。
綵筆無心賦落霞。牕間瞑坐只思家。暮春風雨寒於臘，何處園林更有花。

贈相士周可山

塵滓病眼近前看。愛我神清骨不寒。莫趁世情輕許可，野人無夢到金鑾。

送周良臣補廣東書史

重酌貪泉弔隱之。瘴烟窟裏要驅馳。乾坤一樣梅花月，不問南枝與北枝。

題良道人房

誦罷南華寶篆微。山中涼氣逼秋衣。風吹小雨妨遊屐，溼遍松雲鶴不飛。

發建康二首

青天杳杳長江北。歲暮真州又揚州。少壯幾何悲老大，京華聊欲及春遊。
頗怪清寒似鶴身。不棲林澗走風塵。明朝又過鍾山去，山下梅花冷笑人。

寓居夏日二首

風物蕭然引興長。不知蟻穴夢侯王。屋頭千尺高槐樹。付與詩人一夏涼。戰勝紛華樂孔顏。素居深巷獨能閑。午牕睡覺無人見。唯有清風到竹間。

題黃清夫秋江釣月圖二首

嫋嫋秋風鱸膾肥。幾迴南望白雲飛。釣竿自倚珊瑚樹。月滿江樓人未歸。故人天子徵不起。相國新知卽賦歸。今古高風寧有異。秋江明月滿蓑衣。

都下春日卽事十首

上林車馬日紛紛。千樹紅香露萼新。亦擬看花沾一醉。未應虛過帝城春。用不能行舍不藏。京華幾度見春光。烟消薄凍宮溝綠。日映祥雲御柳黃。銀甕蒲萄盡日傾。流鶯乳燕送春聲。醉來箕踞梨花下。更聽琵琶到月明。淒迷苑草無情綠。窈窕園花隨意紅。但得尊前開口笑。不將心事怨春風。煮茗燒香破愁顏。隔牆春鳥鳴百般。中臺花木正陽艷。借與江南客子看。乾坤生物不停機。三月正當桃李時。借問走塵投漫刺。何如對酒賦春詩。五雲宮闕漏遲遲。上苑芹香入燕泥。想見江南烟水闊。河豚欲上荻芽齊。五更殘月杏花枝。歸夢驚回百舌啼。曲水泛觴寒食近。傾城士女踏春泥。

無多歡意強追隨。顛倒綸巾塵滿衣。一笛春風牛背上。兔葵燕麥亦芳菲。
心清絕俗澹無言。惟有逢春憶故園。滿地梅花人萬里。柴門應鎖月黃昏。

次韻春日漫成二首

午困拋書自煮茶。東風僻巷岸烏紗。幽禽也似知春意。飛下蒼苔啄落花。
清明時節曉猶寒。輦路無塵小雨殘。愁絕春光人不見。梨花如雪在東闌。
和馬伯庸送南歸韻三首

水際丹楓早晚霜。秋花無復舊時黃。北來一覺南柯夢。歸去燈前說帝鄉。
應奉鑾坡冰玉清。三長筆削眼增明。賢愚公論終難泯。留取千秋萬古名。
誰與淵明敢雁行。衣玄髮白理歸航。太平時節桑榆煖。一任幽人釣野塘。
挽三十八代天師步虛詞十首

宗風重振廣微君。叱咤雲雷走百神。精爽在天功在世。前身觀妙卽今身。
靜肅淵居答聖仁。明成邃宇奉元君。飄飄仙馭今何許。龍虎山高空白雲。
雨風雷電起青霄。妖分殲夷海沔消。自有神功侔禹鑿。底須強弩射胥潮。
濯熱誰翻馬上瓶。稿苗千里變青青。淮南黔首何多幸。迎送雲輶屢乞靈。
清淨無爲默贊堯。京畿亢旱不能驕。瑤華瑞應天顏喜。金盃瓊漿下九霄。

西沙投券鶴羣翔。水際輝輝耿夜光。填海曾聞鬼神泣。潮流深處復耕桑。
三朝異數人無並。一品留封祖有光。疇昔山林吹縞帶。翩然翳鳳廣寒鄉。
華林玄圃擅高閒。何許人來問大還。竹石雲龍俱道妙。幾多遺落在人間。
纂纂圖書垂萬籥。玄玄功行滿三千。玉棺飛出身光蛻。寶籙延生世永傳。
道館仙宮山水秋。雲車飈馭候清遊。神靈炳炳兼忠孝。合是人天第一流。
初度寓普照院

五月正當十五日。揆余初度寄僧家。廓然無物酬天地。一炷清香誦法華。
齋風圖二首

播穀執筐同永日。授衣剝棗及涼風。使無冢宰陳王業。應笑一生田舍翁。
農事開基八百齡。聖人制作自天成。萬方今日如齋俗。何幸窮經見太平。
花下口號

自從池上海棠發。終日危然坐錦窠。時舉一杯非好飲。當春不飲奈花何。
湖上

散步蘇堤消永日。綠陰古木漸成稀。西林橋上遇微雨。卻喚扁舟湖裏歸。
舊內白塔寺

江山滿眼畫圖開。廢苑秋風自草萊。輸與殘僧無一事。倚闌日日看潮來。

九日感興二首

三徑荒涼落木秋。登高時節若爲酬。自從彭澤歸來後。不了黃花一段愁。
佳節追歡老更狂。紫萸黃菊滿清觴。莫嫌醉後烏紗落。正要人看白髮長。

壽星寺

牕扉寒碧靜娟娟。野衲何知此勝緣。獨立移時清思極。直疑修竹是坡仙。

偶題

倦書投筆酒罇開。言笑春風落野梅。但怪牕前渠水滿。不知江上晚潮來。

送祝丹陽鍊師祠武當山三首

仙官通籍奉天香。萬壽貞符應武當。絳節玄旂春婀娜。木精山鬼夜潛藏。
按行福地兩鳧輕。瑤草瓊枝入眼明。欲覓還丹延短景。道人指掌授長生。
斷崖蒼樹水洄洄。鶴迹年年印古苔。玉磬風微清醮罷。天池日靜碧桃開。

和道心姪湖上三首

一片湖光靜如練。白衣大士坐中間。玉盤夜向波心墮。水冷魚沉萬象閑。
春歸落絮浮湖面。雨過新泉響竹間。滿地苔痕青不掃。結庵僧去石床閑。

老仙日日在湖山。得句蒼烟古木間。雲路不隨黃鶴舉。水軒長伴白鷗閑。
過常州

方觀魚鳥春咸若。不記人民昔盡劉。可是太平時世久。卽今風物勝它州。
子昂畫馬

松雪高人手自摸。百金市骨更收圖。祇愁伯樂不常有。天下何時良馬無。
聞進士唱名

禮樂百年全盛日。太平人物在中原。願予衰老多歸興。卻喜門生作狀元。
送劉僉事閩南決獄二首

西湖十里藕花風。江上潮生過浙東。路入閩中天氣別。火雲六月荔枝紅。
驛騎南馳亦快哉。閩山疊翠瘴烟開。旌麾郊迓皇華使。人道刑官天上來。
四月十九日恩榮宴

宰宦宣押宴瓊林。拜賜恩光雨露深。何幸盛筵今再與。宮花休笑白頭簪。
示兒

衰老情懷祇自知。爾來迎我正維時。到家須及身強健。今日歸田已覺遲。
告老

秩滿詞林歲又殘。備員無補愧朝班。挂冠告老成歸計。好趁青春作伴還。

純白齋類稿卷之十八

銘類

誠銘

古昔聖賢一誠而已。與天同運。萬世如是。後之學者亦允在茲。欺僞爾屏。純實吾資。吁嗟乎誠。至德盛美。先儒有訓。不妄語始。修己治人。篤信力行。感通造化。對越神明。內觀密察。不誠無物。積實之久。表裏如一。滴水涓涓。可使石穿。惟日不已。遊乎其天。

忍銘

昔張公藝忍之一字。九世不分。書獻天子。製字之義。以刃加心。譬如疾痛。允也持任。凡百憤怒。最難裁制。少忍須臾。復回元氣。惟小不忍。至亂大謀。一日之忍。千日之休。語言厲階。爭鬪興訟。力能忍之。化鸚爲鳳。凡厥不平。維忍是容。忍之忍之。福祿無窮。

看雲道院銘并序

特進上卿大宗師吳公。命其徒作道院于江左山中。表之曰看雲。志將歸也。奎章閣侍書學士虞先生爲文以記之。明理學之原。而發老易之奧。可謂至矣。金華山人胡助。輒因其緒餘。而爲之銘。銘曰。

維雲在天。萬變執識。網縕元化。敷爲五色。或弛或張。覃及九域。風雨雷電。盈虛消息。從龍下上。神運無迹。揮手招之。歸于太極。維雲在山。翳林觸石。孤飛澹澹。千峯橫碧。若有所思。時萬時億。逍遙自在。無適非適。卷而懷之。退藏于密。同我浮遊。閑閑寂寂。維大宗師。空同老仙。山中天上。羽衣躡躑。蓬萊雲氣。輪囷後先。至陽之精。在易純乾。觀之有要。默契真筌。馮空虛躡。衆妙玄玄。左顧右盼。容與回旋。有無生滅。來往推遷。清都絳闕。一瞬千年。噫真耶幻耶。是耶非耶。吾又烏知其所以然耶。

義門銘

余聞浦江鄭氏舊矣。間嘗見其子弟純謹篤實。善守家法。信乎其能行是義也。能由是門也。則其八世同居。輝光旌表。不亦宜乎。翰林揭先生旣爲之記。余郡人也。故述義門銘以美之。其詞曰。

瞻彼義門。表茲鄭氏。本源弘遠。光我閭里。闔門百口。同居八世。子子孫孫。詩書孝悌。積善之華。一團和氣。帛無私衣。食無私味。室無私財。罔間奴婢。推其有餘。鄉鄰以濟。何以臻斯。曰誠無僞。婦言不聽。躬古之義。宋俗輕浮。尊卑唯利。秋毫必爭。父子情異。而况兄弟。烏得無二分。房析戶。紫荆憔悴。義門崇崇。有國之制。旌之復之。以勸以愧。俗由茲厚。世由茲治。敬之保之。是在不置。出入具瞻。安居良貴。旌復非難。敬保非易。更千百載。有引勿替。我銘義門。用詒來裔。

尙志齋銘

士之所尙。曰惟其志。其志伊何。稽古六藝。先立者大。毋局以卑。心之所之。聖賢是歸。千里之遙。始於跬步。

精踐力行。罔失厥度。車服華靡。宮室巍巍。犬馬聲色。一皆不爲。達斯兼善。窮乃獨樂。陋巷簞瓢。褐衣寬博。富貴威武。視之若無。毅然莫奪。誠大丈夫。

純一齋銘

純兮不雜。一兮不分。懿矣純一道之本原。如彼白璧。絕無纖翳。有粹其容。善養其氣。如彼流泉。滴石以穿。勿二勿三。內也靜專。聖學工夫。主于無適。霧散雲開。青天白日。有美君子。揭以顏齋。我銘章之。肅我允諧。

聽竹軒銘并序

著作王晉之居京師。銘其軒曰聽竹。而未始有竹也。或者疑焉。翰林應奉黃子肅爲記以釋之。晉復徵余銘。銘曰。

有斐君子。軒名聽竹。我思古人。瞻彼淇澳。敬慎威儀。其聲肅肅。心之聽矣。匪任耳目。是故聽于耳。不于心。吾知吹萬之非真。聽于心。不于耳。吾知抱一之在是。虛中以清。直外以勁。動而爲聲。靜而能聽。崇爾令德。消爾俗病。君子有之。性情允正。噫。光風霽月。金玉其音。坐進此道。萬古一心。

太一舟硯銘并序

戶部員外郎楊君友直善隸。八分。曩爲石氏書先碑。得蓮葉硯一枚。其製精奇。蓋古物也。字之曰太乙舟。俾予銘焉。銘曰。

斲山骨。製蓮葉。成硯池。貯風月。玉井潤華峯。秋千古意。太乙舟。蓬萊近。雲氣浮。助揮灑。勝蛟虬。畀之誰。玉

堂仙照青藜草太玄。

筆銘并序

筆於文房厥功最鉅。韓子傳毛穎述其世系封爵勳烈特詳。故不復云。余謂臨池之學非佳筆不可也。紙與墨誠次之。何則。今有李氏烏丸蠶繭玉板而中書君不中書。安能造鍾王之妙。追顏柳之奇哉。昔人謂筆之壽以日計。固然亦孰知有類夫人之道者。方其始用也。尖圓甚銳。未易屈伏。一揮千言。不挫一毫。如人少年志氣方盛。馳騁英武。勇於敢爲。此孫伯符下江東時也。迨其剛銳少斂。鋒藏不露。入手純熟。宛轉適意。如人壯年。更變既多。慮患益深。舉無遺策。此子房遇圯上老人。後佐漢謀楚時也。及其既退。鋒偏髮禿。畫一成二。欲左而右。不稱任使。如人暮年。精力已衰。百病呈露。此廉將軍三遺矢時也。嗚呼。余好工書。故能知筆之利鈍如此。且感其進退始終之道。與人合。乃爲之銘。銘曰。

內剛外圓。其用不息。始銳終鈍。敗于饜墨。運諸掌握。惟意所適。天祿石渠。嘉乃丕績。顏筋柳骨。心維正直。書匪徒書。允觀厥德。

芳遠堂銘

伊古君子。學以修身。馨香令望。百世攸聞。譬諸草木。惟其所好。物由人顯。妙契斯道。楚澤之蘭。佩于靈均。豈以幽寂。而泯厥薰。濂溪獨愛。亭亭淨植。香遠益清。懿哉無極。東籬之下。采菊悠然。令名芳節。垂千萬年。亦有梅花。處士是似。冰玉其芬。歲寒擅美。觀是四者。永懷其人。邁往千古。其何能臻。仁熟善積。樹藝不息。

流芳之遠，允符爾德。

省心齋銘

維人之心，通貫古今。無遠弗到，無近弗臨。大包宇宙，細入微塵。虛靈不昧，是曰天君。賢愚善惡，悉由此分。放而不收，爲厥心病。省之有要，操持一敬。垢去鏡明，潦澄水瑩。潛思密察，恆守中正。其用無方，物來能應。

敬止齋銘

君子之心，止乎一敬。純粹無雜，清明有定。大學至善，中庸至誠。始焉致力，終也安行。君子之學，敬其所止。居之不遷，儼思若是。揭以顏齋，修息允藏。如臨上帝，視此銘章。

惟善銘

惟善爲寶，賢人是好。虛靈不昧，知止深造。忠以事君，孝以事親。萬物備我，一視同仁。內主乎善，外邪莫入。奉之如師，服膺勿失。嗟惟此寶，人孰無之。不有其寶，溺於己私。所寶惟賢，明德至善。誠身謹獨，罔間隱顯。所寶惟善，樂莫大焉。一動一靜，希聖希天。

時思銘

仇氏得姓，爰始春秋。宋大夫裔，世居陳留。厥後遷徙，自西徂北。維高維曾，顯于金國。曰祖曰考，仕我皇元。衣冠積善，慶綿子孫。追榮三品，祭祀備物。焄蒿悽愴，孝敬誠一。神靈如在，昭格時思。永久勿替，刻此銘詞。

虛齋銘

君子齋居。心兮孔虛。存誠默太極之初。靜而動妙化之樞。靈明空同。善應容物。八牕玲瓏。一掃滯窒。光風霽月。悠然在室。庶幾坐忘。匪事外馳。研硃默易。觀象玩辭。無中生有。親見庖羲。

頌類

慶雲頌并序

皇朝將作匠善織御容。其工妙非繪畫所及。前古未之聞也。秦定二年冬十一月。英宗皇帝御容既成。有旨奉安于萬安寺。越辛酉。丞相率百僚備儀仗導引。綵輿之次。教坊樂作。而慶雲見。中書參議臣王士熙作頌以紀盛美。而草野臣胡助竊獲觀焉。其頌之序有曰。昔至治元年。百官迎仁宗御容至萬安寺。慶雲見。英宗命翰林學士元明善贊之。小臣嘗載筆太史。今預中書謀議。目擊心悚。盛美不可以不志也。嗚呼休哉。昔助嘗館於元氏。而參議故所交遊。知其家學淵源。實擅太史公瑰偉者也。助雖種學有年。而不獲備太史氏之灑掃。將老矣。視盛典。技癢于中。若夫肆芻蕘之歌詠。以待上之采擇。是亦詩人之義也。遂作頌云。詞曰。

穆穆帝容。於赫在上。昭回爲章。時降時享。奉安卜吉。爰奏鈞韶。普天同慶。有雲佇霄。五色流麗。非烟非霧。炳煥郁紛。輿衛是覆。惟昔仁廟。徵祥若茲。前聖後聖。一揆同歸。丕續皇元。河清海晏。式符昌運。歷年億萬。兩朝載見。太史屢書。野人作頌。播之康衢。

傳類

大拙先生小傳

大拙先生者。湖海士也。姓陳氏。名信逸。其字自號大拙。人稱爲大拙先生。不詳其鄉里。世系所出。或云潮人也。常往來蘇湖間。窮山水之勝。先生貌清古。瘠而長。雙瞳炯然。若方外士。性恬澹。無機心。溫和樂易。不作崖岸。見人有善。亟稱之。恆以孝悌忠信語人。獨好儒學。能文章。喜爲詩。且善書。有晉人風致。人或求其書。輒揮灑不倦。求詩亦不辭。江湖間。邈邈傳其所作。微好飲。酒量不弘。醉後喜誦陶淵明歸去來辭。蘇子瞻赤壁賦。慨然慕其人。間與釋老二氏游。而不崇信其法也。年踰六十。髮不白。齒不衰。若四十許人。行步如飛。屢遊京師。若有爲者。然未始交權貴人。每於稠人中有所注視。或疑其善風鑑。扣之卽拂然怒。嘗自吟大拙詩曰。我有大拙。知巧滅絕。不貴王侯。不愛田宅。衣冠不飾。飲食不擇。五湖四海。到處爲客。一片襟懷。風清月白。世莫測其何如人也。先生與蘇人錢翼之好。錢予友也。爲余言先生大略如此。蓋有道之士也。又曰。先生昔在維揚。見予殊喜。且謂予外秀內純。庶幾可學道者。惜乎其汨沒塵埃。而不知返也。予聞悚然異之。顧恨不獲執鞭下風。而請教焉。於是追錄錢語。爲作小傳云。

胡子曰。余觀先生之爲人。是亦不夷不惠之間焉爾。大拙自吟。蓋有見也。至於數造京師。夫何爲哉。得非濟世之心。未能忘諸。嗚呼。若先生者。古之隱君子之徒歟。助旣傳大拙先生之事。或者疑焉。今特進上

卿大宗師看雲老人吳公見之甚喜。爰命裝潢一卷。俾其徒之善書者書焉。且賦律詩題于後。館閣羣公亦爲著語。於是大拙之名。傳播京師。助也。倦遊老矣。將歸故山。他日或因錢君幸獲一見。先生於廣莫之野。出此卷誦之。寧不爲之捧腹絕倒。其亦拙者之遭耶。

附傳

有小拙先生者。容貌性情學行。大抵與先生類。喜詩攻書。嗜酒又同。不交權貴。不務貨利。不事莊飾滋味。亦同稱胡公。不知何許人。喉中作吳越聲。再官京師。秩三百石。官小史氏。舉相似與先生處。淡然天遊。違去晨夕。夢想未嘗不神交也。慕魯連爲人。頗憂人間事。願謹職業。年踰五十。鬚髮盡白。身長八尺。量差小。時人稱爲小拙先生云。

純白先生自傳

純白先生姓胡氏。名助。字履信。一字古愚。婺之東陽人。上世來自雪川。有諱神者。爲仙居令。始南湖居焉。高祖諱翺。爲寧都尹。捨西山宅建寺。乃遷東湖。曾祖諱居仁。任學諭。從東萊呂成公學。與葛端獻公爲友。祖諱中行。隱居行義。鄉稱善士。父諱祐之。宋鄉貢進士。用薦者授廸功郎。辟史館實錄院主管文字。今贈承事郎。祕書監祕書郎。從子請也。先生幼穎悟。性淳樸恬靜。無機心。弱不好弄。稍長。唯善讀書。自以早失怙恃。孤苦刻志樹立。所居山野。去城府稍遠。獨學無友。里人咸笑其迂。凡經史諸子百家之言。悉究其大旨。而不屑屑爲章句學。嘗讀論語。至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

學也。及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喟然有省，遂致遊遠，求天下之奇文壯觀，平居酷好韓文，未嘗一日不觀。詩好淵明、山谷之詩，怡然自得於心。聞子昂、趙公以書名世，故亦習晉唐人書，得其法。年踰三十，郡舉茂才，爲教官。行中書授建康路儒學學錄。建康六朝故都之地，今行臺治爲監察御史。日至泮宮，勉勵諸生，先生之爲學官也。實兼太學齋訓導。凡御史臺郎子弟悉從授書，去後登科入仕者衆。其最顯者，前中書左丞呂仲實、江西監憲劉伯溫、遼省參政廉公亮。今禮部尙書趙伯器是也。治書侍御史趙公子英、監察御史周公景遠、禮部尙書曹公克明，皆一時明德。最相知。周御史薦江浙士之博學通經能古文，宜居館閣者七人。首胡石塘、徐方谷，而先生與焉。故侍御史劉公輔之時，爲臺郎，贈詩有曰：作者七人爾，君才十倍加。士大夫欣豔之。會司業吳草蘆先生南歸，過金陵，見先生所爲詩，大加稱賞，列在上品。由是名振一時。實皇慶初元也。明年科舉開，臺章例格不行，復就行省，調美化書院山長。考滿赴禮部選，再遊京師。見知於翰林學士元公復、初中書參政王公繼學、翰林侍講袁公伯長、虞公伯生、集賢學士貢公仲彰、御史中丞馬公伯庸、國子祭酒宋公誠甫，皆待以奇士。而於繼學公尤深知。日相唱和，俾二季從游。旣授温州路儒學教授，需次差遠，用諸公薦，改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至順初元，從虞學士分院清署上京。虞公爲表先君之墓，而銘焉。今刻諸石，秩滿久之，又以例格保舉，調右都威衛儒學教授。衛文廟在涿州新城白溝之澚。昔者宋金之界，其地荒涼蒼莽，皆屯田士伍羽林老兵之居，無所事教也。秩滿再任國史院編修，會修遼、宋、金三史。議者謂先生宜秉筆，而一時後生奔競圖進，挾勢求爲之。中書總史

事者。往往視人情。選擇非才。貽笑當世。同僚有不平者。率先生上言辭職。先生因曉之曰。修舊史。故史官職也。然用否在朝廷。昔之爲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甚可懼也。且以昌黎公職在史官。而不肯爲史。况我輩耶。是宜退避。何庸較。同僚服其言。識者韙之。秩滿授承事郎太常博士。年幾七十。竟告老於朝。致仕以歸。實至正五年也。先生凡兩任史官。適遇大比之歲。三中書選。爲河南山東燕南鄉試官。所取多得人。於河南得余廷心進士第二。烏希說。張約中。爲時聞人。燕南得張仕堅進士第一。先生貌清古。氣稟雖弱。而善自調理。少疾病。絕嗜慾。平生誠實無僞。見人有善。亟稱之。與人交淡而久。人益敬之。素薄世利。故於人無怨惡。若釋老二氏之學。亦知其微而不惑焉。嘗著大拙先生小傳。寓言以自況。又取莊子漢陰抱甕語。自號純白道人。初在山中所作。曰巢雲稿。至建康曰白下稿。往來京師幾三十年。有京華雜興。上京紀北遊前後續稿。命子編集合三十卷。名之曰純白齋類稿。觀其文。可以知其人。或譏先生好文辭。而懶著書。先生聞之曰。道六經而文不六經者有之。未有文六經而道不六經者也。道其體也。文其用也。體用一原。文所以明乎道者也。斯道也。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孟。旣沒而不得其傳。至宋濂洛諸大儒起。唱鳴道學。以續其傳。南渡朱張呂三先生繼起私淑。其徒相與講貫。斯道復明。而朱子晚年。又集諸儒之大成。然後聖人之道。昭揭日星。諸子百家之言。折中歸一。如水赴海。學者唯當服行而已。若夫近世著書之士。徒剽竊古人糠粃。或執己見穿鑿其說。是書之蠹也。何補斯道邪。先生旣歸數年。兩霑賜幣。願鄉里舊友無在者。若文懿先生許益之。翰林柳道傳。禮部吳正傳。修撰張子長。皆繼死。不能不爲之興懷傷感。

獨侍講黃公晉卿巍然靈光又不能時相會聚可勝歎哉今先生年七十三康健如少壯耳目聰明能寫細字手不釋卷可謂老而好學者也先生凡兩娶皆陳氏贈封宜人俱先卒子二長璋遼陽儒學學正輒棄去隱居治田園次瑜廡賀州通判女一適温州陰陽學正陳樵孫男六長應文習進士業次朋壽衢州路學正學博修齡本縣訓導科傳奕壽女孫五長適許繼祖次適何陶民次夭次許適陳次幼二子爭欲迎養奉甘旨而先生反不樂獨居故廬冰雪一榻自奉如深山道人茲所以壽未艾也術者或謂可望八十雖有命詎可必哉於是輒先命戒二子曰我死斂以時服不得用浮圖氏作佛事蚤營墓地或附先隴不拘陰陽若違吾言是爲不孝亦不必求人作行狀墓銘故吾自爲之傳以遺後之人云

桂坡李至愚先生期頤傳

洪範敍五福一曰壽夫以壽居五福之首是豈易得哉古人謂壽有上中下三品焉百歲曰期頤上壽也九十八十曰大耄中壽也七十六十曰老耄下壽也傳曰仁者壽不可誣也大抵古者風氣淳厚人多上壽後世風漓俗薄七十者稀韓吏部諫佛骨表歷言自古帝王若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年皆百餘歲是時百姓安樂壽考中國未有佛也漢魏宋齊梁陳之君事佛漸謹年代猶促梁武雖壽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可謂篤論韓公又銘李于之墓歷數當時六七貴公好服餌金石之藥希望長生反得疾速死以爲世戒由是觀之異端信無益於人而世俗猶酷事佛老以祈福壽是惑也吁凡人壽夭固繫於命然養生愛護亦必有道譬如密室之燈風簷之燭明滅遲速何可同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慾延壽之道

無踰此矣。今吾里有百歲之老，而世罕知之者。予既慨其生不獲旌表於門，又懼其將泯沒於後，作期頤傳。先生名寓，字至愚，一字至隱，姓李氏，東陽人。故宋工部尚書寶謨閣直學士，大同之從孫也。生於嘉熙元年丁酉十月二十三日。性恬澹質直，習詞賦，舉進士不第，入國朝不仕。日以文史自娛。年已九十餘，耳目聰明，手不釋卷，行不扶杖，齒牙不衰，鬢髮不白。熙熙然如少年，可謂知其所養。鄉閭見者皆曰異人也。縣令許君思忠，獨尊敬加禮，求其衣而衣之。間請問爲政，輒直言其非，勉以廉幹，許益敬之。翰林待制柳公貫賦詩爲先生壽，且欲請易所居坊爲期頤坊。會乏賢令，不果。易數沾賜帛之恩，壽一百有一歲卒。時至元丁丑二月二日也。有隱居雜稿一卷，藏于家。娶石溪徐氏，子二人，長泳，年七十三先卒。次埜，年七十餘，無嗣。孫男二人，曰仕道，曰安道。曾孫男五人，眞、桂、元、蘭、蕙。於戲三代盛時，養老之禮備具。王制曰：問百年者，就見之，惟恐其勞，欲其安也。今夫麒麟、鳳凰、醴泉、芝草，世稱瑞物。黃耆台背，享期頤之壽者，亦曰人瑞。若先生是也。贊曰：百歲之老人中之瑞，五福之家，天爵之貴。峴山畫水，問氣所鍾。曠世一見，千里聞風。

廉侯遺愛傳

婺之支縣曰浦江，自入國朝以來，凡所更長官二十餘人，求其德政愛民與古之魯卓並稱無愧者，今惟見廉侯一人而已。侯名阿年，八哈一名浦，字景淵，北庭人也。從祖希憲爲至元名臣，有大勳勞於國。官至中書平章政事，封恆陽王。通孟子學人呼爲廉孟子。祖希恕中書右丞，封齊國公。父忍都八哈度卿，世以清白相傳。侯幼穎異，絕無貴介華靡之習。年二十餘，卽入宿衛禁中，旋以世賞授官，來爲浦江縣。達魯花

亦下車視事。卽訪民利害而興除之。浦江爲邑在山谷間。稅糧舊輸之本郡。近年撥輸建德。建德雖與縣境連。而崇岡峻嶺不可通。負荷之費數倍於前。民甚患苦之。侯力稟憲司。獲仍其舊。民皆鼓舞相慶。賦役不均。吏並緣爲奸。是故貧益貧而富益富。侯察知之。日夜思惟。以救其弊。會憲司行隨產當差之法。他州縣皆別選官。獨浦江就委侯行之。蓋素知侯廉明正直。足以登厥事。侯亦感激。益行素志。集耆老於庭。備詢其詳。令民自實其業。用宋咸淳冊爲之根柢。命里長履畝而推正之。及命鄰都覆覈。侯躬校簿書。正其是非。斥其隱蔽。吏造冊籍。粲然明白。積年之弊不可去者。一旦盡除之。然後依糧定役。咸服平允。小民德之不啻如病而得瘳。如旱而獲雨。侯明敏絕人。加以仁愛。凡民有訟。洞知其情。委曲戒諭。使之自新。不得施刑法。吏不敢欺。民不敢僞。縣舊用胥徒追迫。叫囂墮突。雞犬不寧。侯悉革去。第令里長呼之事。無不集侯初至。見學校不治。大懼無以成人興化。卽覈學田。葺齋舍。禮致儒士。俾弟子員肄業。其中公退輒詣倫堂。諄諄勉勵。又俾各社延師。以訓童穉。絃誦之聲。達乎四境。侯每歲親行郊。勸其農人播樹藝。于今三年。皆底厥績。譙樓及戍營將壞。侯爲修理而一新之。鄉先生柳內翰有遺文廿卷。藏於家。未能刊布。縣之圖經久且未續。侯命文士撰述成篇。復皆捐俸爲倡。刻置學宮。其表厲斯文意。有非區區俗吏所能及也。武川民素諱爭。諱爭起禍在不測。部使者賢侯之行。俾聽治之。侯發其隱伏。民皆服罪無冤。一縣稱爲神明。及其歸也。歌謠載路。江東有警。隣縣惡少年欲乘勢剽掠。人皆震恐。至有挈妻子逃山谷者。侯爲保甲之法。使得互相拯援。復揭高竿於四門。設有亂者。暴其屍以徇。侯親部士卒。持弓巡行鄉落。遍告以用法之

意民皆帖帖。此侯之治績尤著者。侯其愛民切切在念。無斯須忘去。鬚髮爲白。故民得安其生。輸賦稅外。毫髮無他費。聞侯之去。皆相顧如有所失。或塑像而立生祠。或植碑以表不朽。見者咸慕以爲前此未之聞也。侯治縣三年。廉介自守。始終如一。雖齏鹽不給。而處之晏然。善談論。援引明切。動合古義。聽者悚然起敬。傳曰。君子學道則愛人。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其侯之謂歟。里父老相與謀曰。侯今去矣。其德澤在人心。遺愛在田里者。及吾之身。固思之不忘也。將如後人何。曷屬諸立言之士書之。以垂來世。皆曰。然。於是介戴良。民具政蹟。使來東陽。謁文於胡助。助竊聞之。樂道人之善。而可以爲世勸者。春秋之義。君之事也。矧侯之善政。彰彰若此哉。是何敢辭。故爲之述遺愛傳云。贊曰。今之邑。古子男國也。禮樂刑政。教化之具。咸在焉。顧施用何如耳。廉侯年不先人。德不後人。春生秋肅。冰清玉潔。綽有古循史之風焉。非獨浦江之民。懷遺而不能忘。若隣封之間。亦感其聽斷之公。歌謠載道。非其家世之懿材。識之周。決不能致於是也。嗚呼。廉氏世有其人哉。太常博士東陽胡助述。

純白齋類稿卷之十九

贊類

皇朝元會板位圖贊

侍儀舍人王士點。精思爲是圖。屬永嘉郡文學東陽胡助爲之贊云。

皇朝元會。禮樂盛美。越古冠今。錫福受祉。崇天闔闔。大明臨御。億兆臣工。旗甲拱衛。虎豹獅彪。列置其外。儀仗繽紛。精密妍麗。旛扇麾幢。旌節斧蓋。穆穆四門。前後對啓。日精月華。鳳儀麟瑞。東西兩樓。禮物攸止。內外將軍。左右護尉。雲和令丞。絲竹鼓吹。糾肅班聯。起居黼辰。文武千官。咸有定位。宣贊承傳。音吐弘偉。拜舞周旋。山呼萬歲。職司侍儀。恭事殿陛。導引升降。目擊心醉。敬列爲圖。昭示永世。廣文作贊。敢效狂斐。

真西山小像贊

乾道正緒。斯文未墜。考亭旣沒。西山起繼。惟西山公。國之元氣。忠君愛民。懇懇獨至。高牙大纛。仁風滂沛。金馬玉堂。淋漓草制。將登政府。參贊補綴。夫何衰運。天奪其志。讀書之記。大學之義。伊公平生。羽翼六藝。形于小像。德容溫粹。門人寶之一瞻三喟。

張夢臣真贊

光嶽氣全。金玉輝潤。大魁天下。開先文運。偉人物之山立。蓋羽儀乎天朝。卽之溫而德厚。使人之意也消。若夫爲時宗工。士論無異。文衡旣執。經筵亦侍。置之玉堂。則代言潤色。鼓動風雷。旌潛誅回。海立山嵬。擢之臺憲。則威嚴不迫。奸邪褫魄。冰潔霜飛。乾坤清夷。委之廊廟。則斷斷乎操宰相之方。拳拳乎用人才之良。至於垂紳正笏。不動聲容。安九鼎盤石之勢。收千載眞儒之功。是安得不使海內之士。倚之若中流之砥柱。而障百川之東也耶。

仇公哲眞贊

陽剛之蘊。溫粹之容。峨冠佩玉。臺閣清風。有爲有守。才宏氣充。如水行地。如雲在空。無適不可。惟其所逢。措諸事業。式昭顯融。

古佛像贊

伊維古佛。從何而出。相本心生。故作是形。偏袒赤腳。眞體如如。吁豈非西方聖人之徒歟。

南極老人贊

維南有極。奕奕明星。昭回雲漢。老人之精。氣化細縑。胚胎萬古。允昌斯世。實曰壽祖。

仇公度山林小像贊

山靡靡兮圍青。雲英英兮飛瓊。水蒼蒼兮古色。泉泠泠兮懸石。若有人兮其中。曰工部兮仇公。義冠巾兮野服。撰杖屨兮林麓。澹容與兮逍遙。何風度兮孤高。脫紛華兮達俗。一琴一鶴兮自足。

簫鶴楚眞贊

東州之裔。西蜀之壘。武功積世。偉偉堂堂。劍佩璋璫。氣超龍驤。滿月面相。詩書名將。漢唐之上。雲臺凌烟。丹青是然。久載彌傳。

純白道人贊

純白道人者。胡履信父之別號也。其平居好讀老莊書。因取莊子漢陰丈人論。抱甕灌園語。以爲號焉。且自贊之曰。

若有人兮。古之愚。純白備兮。機事無。氣冰清兮。湛雙臚。養其內兮。忘外趨。吟風月兮。薄萬古。視天地兮。同蘧廬。知我者以爲金華山牧羊之徒。不知我者以我爲詩人之流。章句之儒。吁。其竟何如。世人烏得而識諸。

達摩贊

對者不識。識者不對。若不渡江。幾乎狼狽。

如愚贊

余少年讀書山中。嘗顏所居之齋曰古愚。因自爲之記。及來京師。與今平陽守仇公公度相知甚厚。公是時亦號古愚。其後敷歷中外。宦業益著。涉世益深。若以古之愚爲不足於世用。而更號如愚焉。前中書左丞許公可用。又從爲之贊。而敘其故。且謂以古愚之號。獨歸於其友胡助。而許公特善發明其說。

僕竊愧甚。於是拾其緒餘，亦爲之贊云。

伊古之愚，直哉惟迂。伊今之愚，詐則有餘。不古不今，終日如愚。希我先師，庶幾世儒。有不愚者，實兮若虛。學貴乎內外名曷拘。曰古曰如，疇敢齊驅。嗚呼如愚，其顏氏子之徒歟。

別峯法師眞贊

微笑之容，說法之相。披金襴衣，啓華嚴藏。洞徹三觀，掃空諸妄。噫，飛來千仞，別峯青。明月清風，鏡湖上。

古賢贊并序

始余作古賢贊八十一首，小子瑜輒就吳興刊板，而以書來言曰：古賢尙多顯者，大人筆力有餘，請更作幾首，以遺子孫。何如？余從其言，復作廿九首，通一百一十首。然亦豈能盡哉？初非有去取之意於其間也。不過乘興自適，卽其事實之大略而爲之耳。雖然，知我罪我，恐不滿大方一笑也。

陸賈

乃公天下，馬上得之。每秦新語，輒爲解頤。縱橫餘風，遊說奇術。臣服尉佗，交歡平勃。

周亞夫

細柳屯營，將軍號令。介冑不拜，乘輿加敬。可屬大任，由是簡知。平吳楚亂，用兵出奇。

申公

蒲輪安車，迎聘老儒。大開明堂，會議石渠。帝方尙文，首問爲治。不至多言，力行何事。

魏相

厲精核實。漢宣中興。同心輔政。丙魏齊名。丙尙寬大。魏尙嚴肅。寬嚴相濟。致治多福。

黃霸

潁川之治。首漢循吏。教化旣行。鳳凰斯至。宜舉是心。充養加諸。胡爲相業。治郡不如。

卓茂

盛德寬仁。善教化民。居攝病免。冥羽潛鱗。建武中興。表賢拔俗。首拜三公。四方悅服。

寶融

河西五郡。保全歸美。帝賜璽書。明見萬里。入朝受封。升拜司空。念非勳舊。益事謙恭。

馮異

大樹將軍。屢建勳功。赤眉敗走。平定關中。蕪蕪豆粥。滹沱麥飯。倉卒厚意。毋忘患難。

袁安

大雪天寒。高眠閉戶。蟄居俟時。憂民疾苦。外戚擅權。天子幼冲。漢廷恃賴。司徒袁公。

羊祜

輕裘緩帶。晉朝元戎。滅吳之志。身後成功。山因人重。湛亦不朽。遺愛墮淚。碑存峴首。

杜如晦

貞觀初政。良由房杜。善斷嘉謀。亦莫予侮。勤勞無迹。丕顯功名。帝念同佐。獨見玄齡。
姚崇

鸞臺鳳閣。雅志從容。應變成務。立羣枉中。明皇賢輔。史稱姚宋。允矣救時。世方管仲。
張巡

飲血登陴。裹瘡力戰。士卒同心。外無救援。孤城死守。雙廟生輝。彼全軀者。猶議其非。
李光弼

臨淮嚴重。武略英雄。中興唐室。郭李同功。吐蕃入寇。遷延有憾。擁兵不朝。麾下疏慢。
李晟

將兵擊泚。天生西平。肅清宮禁。收復京城。功在社稷。信讒猜忌。吐蕃劫盟。馬渾羞愧。
李泌

白衣山人。萬乘賓友。弘濟艱難。無屈其守。陳五不可。固請歸山。晚爲良相。薦賢好仙。
段秀實

吾戴頭來。就死見義。奮笏擊泚。忠烈名世。賣馬市穀。代農輸租。公論詰責。恨死武夫。
楊綰

議貢舉法。三代遺風。典選平允。分直不容。登庸制下。悉從清儉。天遽奪之。相業未遠。

曹彬

飛龍見知不欺其主。位高志下。寵厚憂鉅。平吳降蜀。勳業最隆。出將入相。善始令終。錢若水

華山隱者。擁爐晝灰。熟視良久。不語如雷。雖有道骨。功名方逼。急流勇退。仙做不得。

呂蒙正

清修苦學。風雪貧居。大魁天下。三入中書。朝士失言。置之度外。薦姪爲相。儲才夾袋。

李沆

謹重雅望。識高厭榮。日奏水旱。防欲未萌。手焚御書。冊妃寢議。難居人上。夙知丁謂。

王旦

三槐德符。天定必取。善決大議。愧服夷虜。太平賢相。委任獨專。福祿榮名。十有八年。

張泳

剛毅鐵石。自號乖崖。善臨方面。安反側懷。庶幾孔明。法嚴治蜀。二公遺愛。千古尸祝。

林逋

咸平處士。獨愛梅花。一童一鶴。雲水仙家。千古真風。清言知道。孤山有墳。封禪無囊。

魯宗道

太后臨朝。屢有獻替。諫立七廟。三從尊帝。魚頭參政。骨鯁可知。市飲微過。事君不欺。

胡翼之

承繼洙泗。開先濂洛。天子辟雍。取法湖學。議樂侍講。海內尊師。先生道德。歐公表之。

范鎮

開端建儲。濮議不屈。力詆金陵。勇服君實。平生同傳。後死者銘。論樂終異。乃見真情。

包拯

龍圖京尹。政號神明。小夫賤隸。皆知姓名。彈劾權貴。澄清輦轂。遺風凜然。諡爲孝肅。

東李李至愚期頤先生贊

百歲之老人中之瑞。五福之最。天爵之貴。峴山畫水。間氣所鍾。曠世一見。千里聞風。

題跋類

題黃清夫耕雲釣月圖

秋谷耕雲者。相國李韓公也。秋江釣月者。處士黃清夫也。韓公爲天子之宰。有大勳勞。忠於君者也。清夫山林之士。以耕釣養母爲悅。孝於親者也。昔者見知於相國。長揖而去。不以功名富貴介心。相國旣贈以詩。且欲友之而不可得。其志節之高可見矣。然則相國之於處士。其貴賤雖不同。而忠孝之道一也。子昂

以翰墨之美爲之屢書。而在朝之大夫士詩之序之詠讚之者至矣。處士果何求哉。雖然當是時韓公身任天下之重。厥後危機岌岌。固有不得遂其耕雲之志者。而今又何如也。曷若處士老而不衰。脫屣榮名之慮。而天罔益予之壽考。使得優游釣明月於秋江之上。獨擅清樂於無窮。宜其不以此而易彼也。故爲題其末。

題羅進士墓誌銘

余友羅以誠之先大夫進士君。得銘於翰林侍講揭先生。而浙省平章康里子山大書焉。進士君道學之裔。孝友之行。貞遯之風。揭文實善形容發明。而子山公之書擅名一世。追跡鍾王。龍蛇飛動。未嘗輕與人寫。是足爲進士君不朽之傳矣。然非以誠篤於顯親揚名知孝之自。亦何能得二公之文之書若此哉。況以誠由教官歷仕佐縣治有年。今將告老。越在六品。而賄恩之典。進士君當得贈官。又松楸泉壤之光也。嗚呼休哉。

跋王宗甫臥雲集

昔大宋渡江後。東陽人物文章最盛。英偉卓犖之士輩出。若臥雲先生王氏亦其一也。然國朝混一逾七十年矣。故家大族往往彫零殆盡。能有不墜先業者幾希。一日希白甫攜其先世臥雲遺稿一編示余。予斂衽讀之。慨其學問淵深。才華浩汗。耿介之懷。忠義之氣。凜然詞語間。觀覽者尙可想見其風烈。雖其篇章頗多殘缺。然詩之傳世。初不貴乎全也。矧一時名公鉅卿悉與之交游唱和。裕齋馬公爲之序引。稱賞

至矣。嗚呼。君子傳業。尙論其世。讀其詩而不知其人可乎。玩味之餘。輒識其後而歸之。

跋陳氏義庄記

右放翁與東陽呂子益書一紙。後二紙則翁二子之書也。於此知子益交翁父子間爲甚厚。而翁父子之待子益亦不薄也。前輩典刑尙可想見。子益名友德。東陽故家。宋嘉定十六年。蔣重珍榜進士。官未甚顯而歿。翁書所謂義庄記。乃爲吾里路西陳氏作也。記後一節甚有發明感慨。意此公所自得也。嗚呼。今義庄已廢久矣。余甥孫呂子明。於子益爲六世孫。獨能寶藏此帖。出以示予。求識其後。故爲書云。

題竹隱老人

右竹隱老人潘公七進辭圖一卷。李伯時龍眠筆也。辭語簡古。畫意精妙。誠二絕也。老人之七世孫。爨出示助。斂衽以觀。肅然生敬。自宋季至今。諸名士議論發明略盡。殆無餘蘊。蓋老人以默成先生爲之子。故也。或疑作圖時。龍眠已病。恐非親筆。豈其子弟耶。或謂老人隱憂時事。寓意於辭。庶幾得之。或以爲漢末陳太丘。荀朗陵。兩家似之。然陳荀氏子孫貴顯失節。不滿先儒之論。而默成先生正色立朝。清修苦節。一世師表。卓乎其不可及。此文公朱子之所深敬無間然者。非陳荀氏子孫比也。若夫廉頑立懦之風。不徒學士大夫之所景仰。而小夫賤隸亦莫不知清潘之爲貴矣。嗚呼。休哉。爲子孫者。第謹守家法。斯足爲前人光。又何暇區區上文辭者之表章哉。助不佞。輒書所見如此。

跋余廉訪所篆東浙第一家五大字後

至正己丑夏余闕公自翰林待制來僉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明年庚寅夏六月辛丑行縣至浦江察知鄭大和累世義居謂海右七郡未能再見書五篆文以嘉之秋七月甲寅縣達魯花赤廉侯阿年八哈縣尹奉符郭侯復亨縣主簿大梁劉侯師稷相與樹碑于庭成公意也公唐兀氏字庭心余闕其名也正統甲科進士文學政事皆爲世所稱云

碑銘類

重修雙林禪寺碑銘

雙林寺者善慧傳大士開山道場浙水東大刹也按大士出世修行始結茅雲黃山燕坐雙檮樹下說法度人靈異神通不可殫述當梁武帝盛時教法顯揚開龍華大會建立寶刹是名雙林事具徐陵所製碑由梁至今且九百餘載無怪虜培廟之屢廢而屢興也宋宣和中睦寇孽火寺宇煨盡皆爲丘墟紹興初刪定賈公廷佐始範洪鐘建三藏殿住山標禪師募緣修造宏傑偉麗紫微潘公良貴記大士殿書其蹟可考也由是歷年百有五十而入國朝又已七十餘載世異事殊法席虛曠去來聚散如更傳舍故殿堂門廡諸屋宇以次摧毀傾倒化爲榛莽見者寒心其所存者山門藏殿僧堂大士殿旃檀林雲黃閣而已至正二年秋八月行宣政院公選前住西峯友雲龍禪師住持入院愀然不怡於是以說法化緣興修爲己任其年冬作周垣千有五百丈立外山門自是歲興工役復羅漢堂知客寥修旃檀林復前資寥蒙口

堂增。大士殿層檐。築獻臺爲祝釐之所。創東廡。治東淨庖。漏從僧堂以屬西廡。延山門入若干步。塑護法二天神坐像。開田瀦水。爲放生池。甃石治道。引流種樹。金碧翬飛。相爲映帶。前後七年。積工鉅萬。起廢爲新。實雙林之中興也。其徒具事狀。請金華胡助文諸碑。以告後之來者。俾勿壞。禪師于方外友也。師向在西峯。造雙溪大橋。利濟萬民。行旅往來贊嘆。故茲坐大士道場。熾然作佛事。修建偉績於久廢之後。猶不可以不書也。蓋嘗聞之大士彌勒尊佛下生也。立教垂世。度一切人。庶幾脫離苦海。去貪嗔癡。背惡向善。等成正覺。觀其著心王銘。卽堯舜禹相授受之道也。會三教之統宗。本一心之道妙。殊途同歸。昭揭日月。不可誣也。於戲。佛法流通。與王化相遠邇。若使人人向慕。發菩提心。爲善而不爲惡。則天下風俗可厚也。國家刑法可措也。庸距非輔治之基耶。予旣書其事于石。仍系之以銘。詩曰。善慧大士。化度閻浮。雲黃之山。燕坐雙構。世方障蔽。小示靈異。法推一擊。千門洞啓。人天歸仰。建利寶林。總我三教。明爾一心。青蓮紺宇。龍華大會。當來下生。天宮受記。一彈指傾。俄九百齡。經殘教弛。寂滅彫零。去來攘奪。如更傳舍。東顏西倒。屋廬盡壞。有爲有漏。或廢或興。劫數恆理。孰經孰營。三十年間。鞠爲茂草。豈無其人。緣法未到。猗歟龍公。應真化身。持戒定慧。說法度人。檀那信向。輦乘財施。指揮匠石。興工起廢。掃除瓦礫。開闢荆榛。翬飛金碧。內外一新。廊廡繩繩。山門岌岌。佛殿鐘樓。像設莊飭。百堵皆作。塗墍垣墉。易治門徑。水月涵空。功崇再造。山林增耀。大庇禪流。開堂敷教。祝延聖壽。超度凡民。大士道場。萬古長存。

達魯花赤亦璘真儒林公去思碑銘

義烏於婺爲上縣。昔之論風土者。謂其民尙氣。可以義服。不可以力屈。故凡來爲縣者。苟有循良之政。以善撫之。則民無不樂從。而政未有不易成者也。國朝之制。郡縣各置達魯花赤爲長官。義烏自版入職方。一十有四年。爲長官者已二十人。而今亦璘真儒林公繼之。求其有循良之政。善於撫民者。公蓋其人也。公敏而練。明而察。勞而無倦。仁恕而有容。故見於爲政。務在抑豪縱。卹窮下。使富貧大小各得其職。要以恩惠及人爲本。而於風化所關。尤盡心焉。先是民之役于官者。莫若於傭。惟夫之費。上府吏卒。道出縣境。輒覓夫乃行。或徒索傭錢而去。縣設關隸司其出納。它有微斂。亦術是名求之。糜錢口至數百緡。公至俾所出減前十九不啻。而濫覓者皆痛絕。弗與。民大稱便。田政久廢。民或無田而被役。而田連阡陌者。乃僅三歲而一役。公奉憲府令。盡括其實。定著于籍。由是民田苗米。莫得飛寄詭匿。以肆其欺。多田之家。則循田之所在。驗米之多寡。受役不一數。而單夫小戶。差役俱免。民皆服其均平。屬時艱虞。鄰境騷動。民心搖惑。不遑寧處。公蚤夜慰諭。令民十家爲甲。各相團結。且募民教以擊刺之法。從行村落間。以察姦宄。四境扼塞。復集民丁守之。咸恃以爲安。盛夏亢旱。原田告病。公齋戒徧禱。神祠不應。則露跣稽首。以籲天。七晝夜不輟。雨乃時降。火起市中。勢熾甚。莫知所措。公直火所向。啣哀禱之。解衣投火中。火乃撲滅。衆謂其精神所感。故及有是。歲大祲。官民租皆無所入。庸田使者按視。將徵其半。公力言之。遂得免十之八。民用深德之。俚俗惑陰陽家說。有親喪十餘年。忱於拘忌不葬者。公下令以百日爲限。仍停喪於家者。以不孝論。不閱月。就葬者數百喪。暇日坐庠序。與博士弟子者考德問業。閭巷之塾。亦以時見其師生。而獎勸之。仲

春邵農必躬歷境告戒其父老歲以爲常。所謂公之爲政務以恩惠及人於風化所關尤盡心焉者。多此類。它若縣治頽敝。則因舊而新之。三皇孔子廟及繡川龍祈二驛。又皆大新其舊。縣據孔道。觀瞻所係。爰卽西廊築崇墉。建重門。而創閣其上。以嚴啓閉。以謹候望。東江石橋久壞於水。重作其二頓。橋以復完。繡湖隄廢。則重築其東隄。而植蓮其中。竝湖之民賴其利焉。凡是興作。皆使民有道。民咸勸趨之。公居官六年。旣終更去。縣民乃相與謀曰。公之爲吾縣也。不惟爲人所能爲。而且爲人所不及。爲有德於吾民甚厚。盍采其足以繫夫人思者。刻之於石。以示無忘。予爲之言曰。今之仕於郡縣。而能有以及民者鮮矣。此親民所以難也。而縣爲最甚。何哉。蓋民心至難悅也。而去民尤近者。民怨尤易歸。舉而合宜。彼其心悅也者。幾希。不幸而少拂其欲焉。則衆怨已隨之矣。故爲縣而能有以及民。不爲所怨。而爲所悅。旣去而見思。若公之於義烏者。當今之世。求十一於百千而已。嗚呼。若公者。豈所謂循良之吏者耶。是以道其善政。備書爲文。而興作之績。亦牽聯書之。公偉兀爾人。字仲弘。用廕入官。由徑縣達魯花赤。調同知新喻州事。乃以儒林郎來義烏。其來以至正九年七月。而去以十四年正月云。銘曰。維縣義烏。百里之封。俗本尙氣。禮義則同。相時編民。孰牖其衷。孰善撫之。粵惟我公。恂恂我公。循良之吏。不猛不寬。政以無敵。惠愛所推。罔不蒙被。瞻言百里。率囿于治。財維民心。公實優之。役維民病。公實瘳之。民饑吾饑。凡民之菑。公實麻之。問農何如。我耕我有。問吏何如。我法我守。小大富貧。旣安旣阜。民亦有言。公我父母。敬公神明。今公去矣。孰保我人。我觀百年。如一春秋。遺愛之存。曷其能泯。繡湖之波。其清湜永。民之公思。有永無斁。采諸衢謠。勸此

貞刻匪我譽公示後爲則。

純白齋類稿卷之二十

序類

玉海序

玉海天下奇書也。經史子集百家傳記稗官小說咸采摭焉。其爲書也。至顯而至微。至精而至密。至高而至深。至博而至約。凡天地山川古今事物道德性命律歷制度文章禮樂刑政兵農食貨靡不畢備。實故宋禮部尙書厚齋先生王公專精力積三十年而後成者也。先生在宋季以詞學顯融其天才絕識有大過人者。且盡讀祕府所藏天下未見之書。故能博洽貫穿網羅包括。著爲此書。第篇次浩繁。日修月削。間以所見疏列下方。傳寫抄錄。不無先後參錯之遺。非若他類書比也。雖然粹焉如玉。浩乎似海。其最鉅者。門人高弟。往往得其緒餘。而擅名當世者有之。夫不見異人。必見異書。一物不知。君子恥之。是書也。其殆集文學之大成者與。東南之士。莫不知此書之奇。願見其全。不可得。願非一家之力所能刊行。潮東帥府都事牟君應復。首建議繕寫校讎。將鉅諸梓。未就而牟君去。今宣慰都元帥也。乞里不花公。實來開闢承宣。嘉惠學者。於是力行前議。召工庀事。徵費于潮東郡縣學及書院。歲入之羨有差。郡守張公榮祖臨蒞提督。命教授王君苴學正薛君元德董其役。凡二年而後成。嗚呼。繼自今是書之行也。世之君子皆得以

覽觀考索焉。譬如涉滄溟而求至寶。無不滿意。隨其所入之淺深。取之無窮。而用之不竭。詎庸有限量涯涘哉。若其門類卷帙之目。則李君敍之詳矣。茲不復書。

桂坡李公澤先生石門六觀圖序

石門六觀者。李君公澤之所作也。始公澤將卜隱居于石門。愛其山水之勝。窈窕幽深。泉石清潔。草木暢茂。殊有太行盤谷之風。矧遵李氏家法者耶。於是因其山水之名。而題爲六觀焉。曰飭山晴雪。曰雙溪春水。曰石門夕照。曰溪亭秋月。曰獅巘晴嵐。曰龍湫飛瀑。公澤首倡。各賦律詩一章。而白雲許先生首和焉。其他和者數人。清辭雅韻。金石相宣。使諷之者如目視焉。異日公澤治別業。新其園亭。因謂余曰。昔吾嘗詠石門六觀。侍講黃先生見而甚喜。許爲首序而未至。予其爲後序乎。詩三百篇。有大序焉。有小序焉。文公朱子傳詩。盡列小序于後。此後序之義也。夫景之美。詩之佳。序而列之。不厭其多。故後序之作。亦君子所不廢也。遂識之。

吳氏譜牒序

譜牒之顯晦不同。宗族之貧富有異。勢使然也。後世宗法旣壞。猶幸家自爲譜。故學士大夫貴於譜牒時修。所以收合宗族。疏遠離散之心。使不至於相視如塗人則善也。昔歐陽公、蘇老泉皆嘗作族譜。後學之所師法。若蘇子之言。尤有感於人心。可不釋其意乎。近世故家大族。兵燹之餘。譜牒悉多散逸。而又子孫卑微不學。其能存先世之譜者。百無一二焉。義烏吳氏。自宋初由括徙婺之烏傷。至四世分爲四派。遷居

青口後卜塋於稠巖而事力甫大。翱翔宦路，朱紫盈庭。中經陸寇金虜之變，更造室廬，派別爲五。或以清儉稱，或以氣節著。詳見譜中。其族之望者，曰書記君梅尙書。誌其墓曰：承信君事祖母以孝聞，作難老堂。無垢張公。越王史相仲友。唐公皆有詩頌焉。曰：通直君字伯椿，周益公薦充金使，未行以疾卒。孔山喬公誌其墓有曰：向使一至虜廷，覘其事宜，必能有所論說，以息羣議。未必稔後來之禍，乃不得以此自見而歿。吾非獨伯椿憾也。曰：檢法君與菊坡崔公有交承之好。西山真先生爲道學之友。曰：市舶君辱集賢崔君交契之厚。誕日以詞美之。有炯炯靈襟，淡無欲之句。及卒，祖祭曰：心清如水，不可汨以利。心平如衡，不可干以私。嗚呼！吳氏自汴宋盛時，固以著聞。南渡之後，稍衰而復振。所與游者，皆當世名儒巨公。至今凡十餘世。三百年于此矣。豈非盛哉！君子觀人之譜而論世，可以知其德焉。雖然，宋亡而國朝混一，又以七十餘年。昔之盛者，今則衰。今之盛者，昔無聞。盛衰倚伏，貧富無常，理勢然也。又何怪哉！余甥吳燿孟明粹然，澹古獨能安分守貧，授徒爲業。慨念宗族之漸衰，收拾譜牒於將墜，補緝續書，整有條理，可爲知所本矣。間出示余，求文以傳世。安知其後不復昌乎！余故爲稽於譜而書焉。易傳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孟子曰：強爲善而已矣。噫！德之厚薄，族之盛衰也。凡江南吳氏，其初往往皆延陵季子之裔，而散漫于世也。嗚呼遠矣。

浦陽淵穎吳先生文集序

浦陽仙華諸峯蒼翠萬仞，其巖絕峻拔之形，瑰詭雄峙之狀，金華北山不能過也。故其氣之清淑靈秀，蜿

矐磅礴而鍾爲名世文儒者。固宜有之。若存雅先生方公。翰林待制柳公。則其人也。最後深襲先生吳君立夫出焉。立夫氣稟尤異。負絕倫之才。自其少時。讀書日記數千百言。下筆爲文。如雲興水湧。二先生深所畏愛者也。故方公以孫女妻之。而且盡傳其學焉。凡天文、地理、井田、兵術、禮樂、刑政、陰陽、律歷。下至氏族、方技、釋老、異端之書。靡不窮考。含其英咀其華。於經史之學。益研精究其指歸。故發爲議論文章。滔滔汨汨。一瀉千里。如長川大山之宗。夫海岳也。如千兵萬馬。啣枚疾馳。而不聞其聲也。嗚呼壯哉。他人恆苦其淺陋。立夫獨患其宏博者也。庸詎非仙華神秀之所鍾。而能若是耶。惜其蚤世。莫得少見于時。僅嘗一用春秋薦不第。遂隱居講學。從游甚衆。凡經指授。悉有可觀。於是大肆其力於學問文章。而卓乎不可及矣。嗟夫。彼其僥倖一官。乘時射利。而無片言隻字可傳於世者。其視吾立夫雄文偉論。馳騁于司馬子長。劉向揚雄之間者。是果孰爲失得哉。必有能辨之者。今門人高第宋君景濂。不忘其師。子雲之侯。芭昌黎之李漢也。收拾遺文若干卷。徵予引。夫文豈待序而傳者哉。然玉韞石輝。珠藏川媚。異時仙華山下。有光燭天。必遺文之所在也。尙何患其不傳哉。

上京紀行詩序

至順元年夏五月。大駕清暑灤陽。翰林析僚佐扈從。而助亦在行中。會微疾差後。至六月下泮。始與檢閱官呂仲實偕行。仲實權從游于昇學者也。今又同在史館。故樂與之偕。沿途馬上。覽觀山水之盛也。日以吟詩爲事。比至上都官署。寓于視草堂之西。編文翰閑暇。吟哦亦不廢。是時學士虞先生乘傳赴召。先生

至於堂上留數十日。日侍誨言。先生屬以目疾憚書。凡有所作。往往口占而助。輒從旁執筆書焉。助或一詩成。必正于先生。而先生亦爲之忻然。其所以啓迪者多矣。茲非幸歟。南還之日。又與翰林經歷張秦山。應奉孟道源。及仲實同行。亦日有所賦。若覩夫巨麗。雖不能形容其萬一。而羈旅之思。鞍馬之勞。山川之勝。風土之異。亦略見焉。至京師。輒錄爲一卷。凡得詩總五十首。以俟夫同志。刪云。其年八月吉日自序。

胡氏族譜序

胡氏之譜遠矣。宋紹聖間。四世祖六府君始續世家。酒祐間。從伯父古拙同我先君。更修家牒。名曰世譜。而工部尙書李公爲之序。方伯父先君修譜時。正東湖南湖全盛之日。我先祖固已歲廩族人。欲創義庄。未就而歿。先君克承其志焉。入國朝至大初。先兄古學再修是譜。萃爲一圖。支分派別。粲然可見。余嘗序之。是時先兄實主義庄尙無恙。會因縣道理畝造冊。別立瞻族庄一戶。由是歲當差役之費。而租入不能以瞻矣。未幾先兄卽世。予留京師。子姓莫適爲主。泊予歸。權領之。而時異事殊。理民者不以教化爲意。而惟務貪刻。族人之懷私利己者。亦乘時爲奸。於是質租應役無虛日。而庄且壞不支。無爲善後計。乃集長幼而謀之。僉曰。歲有役。未有戶也。無戶斯無役矣。窮則變。變則通。無泥古無執一。莫若計口分田。以與之。均惠族人。而去其籍可也。斯不亦變通之道乎。予是其言而行之。遂作分義田詩以志焉。雖然。予觀近代富家巨室。往往置義庄以瞻族。遭世變鮮不廢者。若吾里路西陳氏義庄。陸放翁所記者。內附後輒先壞。時使然也。獨吾家乎。嗚呼。夫自宋初始祖以來。綿綿延延。至于今日。幾四百年。支派日益繁衍。祖宗之澤。

尙未艾也。可不念哉。助不肖自幼獨好學。見謂迂闊。而吾族之讀書者絕少。此其所以不振也。幸而予以文學登朝。備員史官者再。今茲告老而歸。爲合族之長。閑居無事。追予往來京師。凡三十載。而族之後生不能徧識。因閱族譜。再加修緝。而續書之。舊譜第一楮具四世。次楮則祧其上。而續其下。殊覺煩贅難見。今輒倣歐陽公族譜之法。斷自可見之世。卽爲高祖。至五世玄孫。而別自爲世次。遠近親疎爲別。而書有詳略焉。嗚呼。繼自今。凡我族人。子孫觀其譜者。宜敬念祖宗之澤。以有此身。相與和睦。力行孝悌。忠信。貧者安而無諂。富者遜而無驕。仰事俯育之餘。勤學讀書。出而應舉從仕。庶幾君子之歸。而不至於下流也。詩曰。無忝爾祖。可不懋哉。至正六年龍集丙戌秋九月九日十一世孫承事郎太常博士致仕助序。

記類

古愚齋記

世之目無能者曰愚。嗟乎。愚果若是哉。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甯武子其愚不可及。楊子又以晁錯爲愚。夫如是。愚果易得哉。傳曰。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嗟乎。孰知後世固不以直爲愚。而類以詐爲智。若漢之汲長孺。以直諫不容於時。武帝惡其戇。非所謂古之愚者耶。公孫丞相之曲學阿世。務飾詐以釣名。非所謂今之愚者耶。柳宗元文學爲唐名儒。而黨於叔文。身落南荒。悲鳴山水間。自以爲愚。抑爲古之愚乎。抑爲今之愚乎。余性質直漫不超俗好。凡世所謂愚者。莫余若也。然好讀古聖賢書。因揭所居之齋曰古愚。

而翰林待制周公景遠爲余書焉。余欲學顏子之愚。則亞聖工夫。非造次可到。欲學武子之愚。則今非可愚之時也。若柳子之愚。固有所激而不可學者。若晁錯之愚。又不善用以及於禍。則余豈願學哉。乃所願庶幾古之愚黯之黷耳。觀其正色立朝。守節不撓。耿然如夏日秋霜。不可狎玩。千載而下。使人興起。愚慙者固如是乎。余生三十有三年。惟尙友於古人。不求合於當世。流俗往往笑其愚而侮之者有焉。雖然。余豈以易其心哉。益求問學以充此愚。益抱耿介以守此愚。務乎內不務乎外。取其實不取其名。雖未敢自謂如古之愚。然亦庶乎非今之愚也。恐來者不知所以名齋之意。遂書其說於壁。

隱趣園記

隱趣園何爲而築也。吾兒璋所以承外舅之志也。始東白蔡隱君曰竹澗翁。愛女擇壻。而璋也。選在東牀。於是創館甥之室于別墅。使居之。翁可杖履往來也。甥舍之東偏。壤地十數畝。坡阜聯綿。松竹秀蔚。近可睡。遠可憩。幽可規。以爲園中。有方池半畝許。植蓮其內。名之曰君子池。池上間植青李。棗。檉。天桃。紅杏。芙蓉。楊柳。粲然成行。表曰春色。池左右植安石榴爲洞。曰夏意。中植丹桂。作待月壇。壇之後。列海棠如步障。曰蜀錦屏。壇之前植山梔子。曰蒼蘊林。兩傍夾以茶蘼棚。曰香雪壁。又植牡丹數本。甃石爲臺。曰天香臺。結柏屏于後。回環砌石子爲逕。編竹爲籬。種菊百數本。曰晚香徑。東有松竹梅。結亭其間。曰歲寒。西有修竹澗泉。曰竹澗。餘壤之沃者。雜樹桑麻。棗栗。芋區蔬畦。亦成行列。綽有隱居之趣。是皆竹澗翁平日之所規畫。而俾璋營之。惜翁之不及見其成也。會余自西掖請老歸田。吾兒迎養。日遊其間。於是總名之曰隱。

趣而爲之記曰。信乎園日涉以成趣。千葩萬艸。生意無窮。積歲月而後若此。夫豈一朝一夕之工哉。矧不出戶庭。不勞登涉。而望以見羣山之相環。雲烟之吞吐。朝暉夕陰。變態萬狀。娛人心目。其東南一峯。與歲寒相向。尤峭拔者。白鹿峯也。晉孝子許公墓在焉。吾兒雅不欲仕。獨慕古人之遺風。餘烈於山林間。故得園池之勝。與隱者之趣。固未必同也。誠能得夫隱居之趣。是與造物者遊。逍遙乎塵埃之外。彷徨乎山水之濱。功名富貴。何曾足以動其心哉。嗚呼。古之君子。真得隱居之趣者。亦不多也。晉有陶淵明。唐有李愿而已。此其人何如哉。噫。東風花柳。禽鳥和鳴。佳木陰濃。池蓮香遠。水清石瘦。黃菊滿籬。雪積冰堅。挺秀蒼翠。四時之景可愛。而千載之心攸存。慨然飛雲之想。而不忘太山之瞻。斯爲無忝乎隱趣云爾。

李氏木香亭記

木香亭。李公光善之所築也。公幼好讀書。有文武才。嘗勅受都使領鎮兵。攘括寇成功。勒石麗水。至政中。歸隱邑治之東。築亭自老。植木香一本。蔓延其上。因扁爲木香亭。亭之前引水爲池。曰濯纓池。池之側積石爲臺。曰望北臺。環列松竹。恍若深林邃谷。日與幽人逸士吟咏遊宴其間。而不知戶外之有塵囂也。其子鳴遠請予爲之記。予竊觀古人如晉陶潛愛菊之隱逸。宋王祐植槐于庭。二公之潛見雖不同。其托花木以寓焉。則同也。今李公之木香亭。其亦思兼二公之意者乎。噫。陶爲晉處士。而公爲國朝隱君子。其出處大略相似。未有能辨之者。況後有德行文章爲英偉卓犖之士者。必然木香亭之所貽也。又何愧于王之槐乎。雖然。嗣公後者。不忘種德之意。而常懷桑梓之瞻。益敦先澤以培養此木香。益章先烈以充榮此

木香斯則無忝于作亭之意云爾。

宋氏世譜記

宋本子姓。至微子始受封。子孫遂皆以國為氏。有居京兆者。曰大理丞憲。唐武德間。自京兆遷吳興。歷十四傳。至榮。周廣順中。又遷義烏福釜山。榮字體仁。行十有經濟才。通尚書春秋。訓者私諡文通先生。葬法華山。娶陳生甫。行十字師杜。善詩。宋雍熙末。又遷智者鄉之根谿口。是為甲村甫娶謝生訓。行二訓娶阮生帳。行八帳娶何生祥。行廿字善致。娶龔無子。以弟海之子阜為後。海行廿四字善宗。娶胡。葬石續原。阜。行五娶陳宗生。偁。自偁以上皆儒偁。行十字子穆。娶楊子同生。永敷。一作富。行百四栢。行百五永敷娶李回。嘉定初。又同栢遷金華之潛溪。禪定寺側栢字秉操。娶陸烈。無子。以永敷子溥德嗣。溥德。行十髯垂至腹。孝弟如古人。遇物一以柔勝。娶周武。周與陸皆杭人。溥德生守還。行三字德明。娶沈守。行萬四字德懋。娶王康。皆有後。守富行萬五字德政。性忠信。與人交無二諾。嘗共兄執里役。度其力單。獨任之。娶金妙圓。有賢德。婦道母儀。可為女中師。且勤甚。御紡磚。每夜致雞號。卒振宋氏門。守有亡。一子幼。或利其多貲。謀殺之。妙圓與夫保育成人。悉返其田廬。一髮不私。合葬潛溪西三里西姜東塢山。生文昭。一名朝。行福四字文霆。温恭似不能言者。子弟來見。亦整衣冠深揖之。生平不識偽言偽行。一錢不妄取。不問賢愚。一以鄉善士稱之。號文囿。行福五以名為字。文馨。行福七文隆。行福八字文華。文昭娶陳賢時。事父孝。雖歸文昭家。凡得美食。即遣人遺之。未遺不敢先食。善於教子。需簪珥。使從明師儒游。死葬潛溪西十里白石山洞坡塢。生淵。行俊一字景淵。義烏醫。學教

諱濂。二行俊字景濂。能古文。文囿娶院章二氏。阮生澄。三行俊字景清。渭。五行俊字景亨。早卒。章生沁。潛。文馨。娶姜生湏。四行俊源。汝瀛。文隆娶趙一子曉。周出也。淵娶蔣勸。生瑛。一行殷字伯章。濂娶義烏賈專。字主敬。生瓚。二行殷字仲珪。瓚未字。國朝至正庚寅三月三日。濂又遷浦江。感德鄉之青蘿山。孝門橋宋氏自大理丞以來。雖不甚顯。然多以儒術知名于時。後之孫子念先德之如斯。思繼承之不易。可不知所以自勉者哉。助與濂爲文章交甚密。因爲著此世譜記。俾之刻石先祠。庶幾觀者有所興起也。

純白齋類稿附錄卷一

詩類

奉題雜興

織錦機邊婺女輝。彩鸞啣霧護梭飛。春來京國生羈思。更爲司花製舞衣。
黃金臺榭帝王州。碧海東風有白鷗。當日上林誰獻賦。一槎明月到牽牛。

瑯琊 王士熙 繼學

又

馬祖常 伯庸

么鳳啣香蟻度珠。新機織翠綬雙紆。江南徐庾多才思。更問天孫乞巧無。

又

蜀郡 虞 集 伯生

兩都賦就人爭寫。問答猶嫌彼此辭。歌詠太平皆雅頌。國風誰繼二南詩。
金膏水碧世那知。翡翠鱸魚各自奇。誰作文章留石鼓。千年如見中興時。

又

湘中 歐陽玄 元功

臥聞莖鳥聲。起聽車鐸鳴。東華塵千丈。何物紛吾纓。生世無定姿。客懷多感情。蹇驢障便面。謾謾如有營。
呼童具紙筆。造次三都成。南風來隊地。洛下有士衡。新秋動砧杵。楚草珠露盈。奉檠謝羊酪。漑圃思蓴羹。

又

心縈碧落蛛絲巧。手鑄黃金象冶精。白日若須生羽翼。丹砂九轉始功成。金莖露落蟬初蛻。銀漢風清鶴自鳴。一點神機千古意。坐看微月向東生。

宣城貢奎仲章

又

東南才子利如刀。瑞錦文成五鳳毛。歌詠正風三十首。京城紙價定應高。

汝上曹元用

又

十一門前朝雨晴。第三橋下暮湖平。誰家墮珥遺簪去。有客隨車信馬行。鳳樓明月玉窰窠。虎帳秋霜金僕姑。誰共風流歌小海。更看才思賦三都。南國佳人寫素琴。鷄林賈客費黃金。他年一舸江湖上。想見平生魏闕心。

蜀都謝端

又

文采爭傳五鳳樓。帝城風雨幾經秋。好賢不有鸞臺客。江漢秋風生白頭。

河東段輔

又

文采縱橫爛錦機。觀光獻賦入京遲。至元中統唐虞治。第恨當時未見知。江南才子擅文章。風雅宜追杜草堂。旅食京華顏易老。一心憂國未能忘。

李端

又

吳興趙由辰明仲

數載京塵染素衣。盡書聞見紀當時。正清一洗淫哇耳。彷彿幽風七月詩。

又

濟南張起巖

上國觀光歲月深。鋪張繁縟入新吟。朱絃不盡陽春曲。知有鴻儒是賞音。

又

天台周仁榮

連金仙藥堪黏日。煉石神功欲補天。弄影莫將斜嶺照。華陰井底有寒泉。

又

長沙張彌昌

有才盍獻長陽賦。有手不操光範書。詩史千年意微婉。編摩東觀此權輿。

又

古井王肖翁

東華塵土鳳城春。夢覺西山曉雪晴。九奏鈞天聽不足。江南才子正詩成。

又

谷陽龔璠子敬

翼翼四方極。洋洋騰頌聲。令人思鉅麗。及此看昇平。步武青雲士。才華子墨卿。胸中萬言策。取次忽紛更。

又

鄺劉汝師魯

自是江南萬斛船。千人帳頂看冰天。詩成說盡京華事。應笑三都費十年。

又

江寧楊剛中

鳳城朝麗紫烟浮。翠籟秋澄素欲流。誰向客樓橫玉管。雲端飛雁總回頭。

御溝流水玉盈盈。漱月鏘雲遶禁城。我爲都人先洗耳。教坊新譜夢華聲。

又

邵武黃清老

吾聞金華之山東南峯。石壁巉絕雙飛龍。滄溟盤礴幾萬里。但見扶桑日影倒掛金芙蓉。山中仙人古愚老。青霞落落雲間松。翩然獨去遊無窮。謁帝西上崑崙宮。春苔染水綠於酒。輦路人家插楊柳。金莖露滴明珠。散落人間作星斗。公不見西山月下紫氣橫。花下有人吹玉笙。太平擬獻九成樂。五雲樓閣生秋聲。

又

趙郡蘇天爵

有客江南來。賦詩長安陌。長安城百里。半是公侯宅。飛甍高切雲。軒戶耀金碧。富貴世莫儔。日日承恩澤。明星朝未稀。車馬轟霹靂。九衢多行人。見者盡辟易。懽娛極一時。歲月烏飛翮。緬思建國初。作邑龍沙磧。狐裘皆大人。至今聲烜赫。洋洋雅頌音。孰知慕儔昔。

送胡古愚赴古威衛教授

胡 滅

送君萬里又承恩。二月春風花正繁。史筆幾年歸翰苑。孝經今日訓其門。龍韜細閱軍威肅。虎旅相摧教道尊。願我同年復同姓。白頭營按更何言。

寄題胡氏隱趣園

吳 澄

地偏車馬少行蹤。天闊雲烟萬里通。本本芥菘屢宿雨。年年桃李媚春風。就賓孰主園如昨。人去人來趣

不同。我亦謀歸理荒徑。寄詩先到崑臺東。

次胡古愚韻

柳貫道傳

東府銓衡外。西離雅頌邊。青雲誰薦賦。白日但催年。固欲翔千仞。寧能闖九天。淹留亦何遂。未了北征篇。
勞歌非異曲。羸服有同袍。客路添重研。童年憶兩髦。曉星壺漏正。春水釣船高。爲寄吳江夢。將慙蜀市遨。

次古愚翦燈詩韻

吳師道

剡渚推冰紙。并州翦水刀。輕明新雅製。麗巧極纖毫。不讓琉璃貴。渾疑錦繡韜。皺紋縈細縠。疊翠漾長綯。
花草形相錯。鷓鴣勢欲翔。勝光宜秉炬。透色賤塗膏。愛著詩聯綴。嫌逢騎驛騷。春風翻寶帶。華月湧雲濤。
良夕娛佳儂。元臣念小勞。都人應共樂。歌舞送春醪。

送胡古愚陸翰林編修

王士熙

八詠臺高值早秋。蘭溪雲淺去夷猶。山中牧客能驅石。海上仙風不引舟。金匱編年須筆削。錦衣行晝足
優游。春天定逐南來雁。惆悵離懷屢倚樓。

古愚以成字韻詩來貺。用韻餞行。

歐陽玄

庭前書帶識康成。稽古親承雨露榮。黃閣夔龍新治具。玉堂班馬舊才名。暫煩匠手拱摛藻。行見詞頭撰
集英。歸舸輕裝非遠別。藕花時節過臨平。

古愚以薦入史館。先歸故里。期以春上告別。有詩爲贈。

俊都馬祖常

沈約才清不奈秋。歸煌南去漫夷猶。還家拂拂雙鷓被。到闕重修五鳳樓。袍色映江榮錦里。詩聲傳紙快書郵。蘭溪畫炬非蓮燭。春早來從十二游。

又

王士熙

樹拂仙雲一葉秋。雙溪歸興更夷猶。金蓮炬底閑鈴索。宮錦袍前放彩舟。居近赤松巢鶴下。時尋白石叱羊遊。明年花發催宣瑣。獻賦天家十二樓。

又

王士然

幾年京國擅詩名。歸棹西風一葉輕。北闕承恩丹詔重。東陽遂志錦衣榮。汲泉釀酒燒塵土。築圃栽花翦棘荆。藝苑新班誰得似。仙雲春早到蓬瀛。

又

宋沂

胡公骨清慮不煩。引珮鳴珂白玉溫。春空碧雲才思闊。翡翠映日蘭苕暄。鱗鳴韶濩振金石。緋細騷雅仍孤鶩。相君高揖共推激。青雲入手風雷奔。紫芹沐香新雨露。待引青藜金馬門。京華傾蓋已三載。如何暫別開離樽。君歸金華晝錦妍。芳草生涯足故園。明年早看鷓鷯入。儻解相逢更細論。

又

吳興趙由辰明仲

承慶前溪淺面新。烟花三月鳳城春。近瞻北闕承恩澤。同上南舟問去津。史館得人專筆削。玉堂指日掌絲綸。卻慚州縣徒勞耳。況復遠投東海濱。

又

文場特立無雙士。人表先推第一流。金匱政須良史筆。玉京不負束書遊。演綸館閣瓜期蚤。行錦家山桂子秋。小待水生春凍解。布帆日日望來舟。

又

龔璠子敬

鑾坡用南士。握手舊相知。十五年前別。尋常夢復思。俱沾退之薦。莫誦浩然詩。意氣風雲際。滿斟金屈卮。

又

王肖翁

歸旆翩翩及早秋。故鄉還後望并州。文高宣室方前席。興發山陰忽棹舟。玉署晝長添日歷。金臺雲暖待春遊。男兒鏡裏看勳業。莫爲溪山卻滯留。

又

劉汝師魯

東南諸老盡凋零。羨子聲華聳漢廷。世有雄文追太史。家傳直筆似遺經。玉堂標格輝宮錦。金匱勳勞屬汗青。慙許雙溪尋舊隱。春帆咫尺上鯤溟。萬里春光壯客程。行行指日近京城。桃花浪暖魚龍躍。雲路風高冠蓋輕。蓮炬分輝待前席。麟經秉筆擅能名。他時觀國如相遇。車笠毋忘此日盟。

又

金壽祖

桑梓情應密。雲萍迹每賒。飛騰歸帝里。落拍困天涯。不謂鷄羣鶴。能憐井底蛙。直辭修袞闕。當代更誰加。

題上京紀行

王思誠

煌煌兩京城。關城阻千里。扈聖從鄒枚。紀行富詩史。歷歷光景佳。洋洋賦雄麗。三都費十稔。洛下紙空貴。何如風雅編。歌詠太平世。

又

王士點

灤水亭亭帶玉京。風霜朝暮寫官城。深秋還幸山川麗。侍史登高暑氣清。

題大拙小拙傳後

大拙先生拙於宦。小拙先生拙於言。拙宦太常新致仕。拙言文典工討論。陳信信可名爲大。不能自比魯仲連。陳季可名爲小者。老死不得歸田園。

又

吳全節

戲竿弄巧竟指軀。大拙安然履坦途。振羽鳴機憐蟋蟀。吐絲結網笑蜘蛛。寧爲五石盛漿瓠。肯把千金辦酒壺。喚醒邯鄲開夢眼。扁舟烟雨泛江湖。

又

劉聞

君知大拙先生否。落魄襟懷有古風。自許逃名江海上。時來寄迹市朝中。看山把酒身長健。寫字題詩道不窮。誰是平生知己者。掀髯一笑問愚公。

又

楊維禎 廉夫

大拙先生陳信氏常騎款段客京師空同鄒忻重作傳軒轅彌明能賦詩自信一愚遊太古須知五技有窮時。白羊山中藏石室。黃鶴仙人書製碑。

又

廬陵 歐陽玄

大拙先生何許陳。鏡中人是面前人。晚藏名字非逃世。閑作文章自寫真。派系雖宗虞闕父。性情渾似葛天民。食纒盈器攻詩瘦。家本千金受祿貧。詎怨謀疎多誤事。每誇任達漸通神。耽書不辨饑和飽。中聖那分醜與醇。元令爲歌偏合調。叔孫楚製輒生嗔。憐鳩少智容巢近。愛鹿無魂托友馴。不識春陵周茂叔。感渠一賦便相親。

奉賀送古愚先生致仕贈行

張起巖

國史編修壽七旬。歸軒輝耀出都門。到家中冢榮新慶。致仕遷官拜異恩。名遂自知身必退。齒剛還羨舌長存。高人心逸無他事。遠碧樓頭弄幼孫。

奉和古愚太常留別高韻

許有壬

天上故人羅祖道。夢中稚子候衡門。君王深閱七旬苦。忠義難忘一飯恩。白髮朱衣相照映。青山茅屋鎮生存。便尋起石爲羊處。卻笑牛車困孝孫。

又

馮思溫

揮毫倦直玉堂署。投紱喜辭金馬門。車蓋祖行堪入畫。朝廷佚老每加恩。水涵明月雙溪滿。樓敞清風八

詠存。最是到家情致爽。稻炊雲子竹烹孫。

奉酬見寄清製元韻。敬賀致政榮歸。惟面同一捧腹。

述律杰

三十餘年留館閣。每隨春仗造宮門。懷歸常想粉榆社。告老新沾雨露恩。闕下文星旋覺少。床頭書卷儘教存。還家著就歸田錄。遺訓應傳到耳孫。

又

蘇天爵

三入詞林官太史。年年載筆立宮門。欲明得失裨時政。獨歷清華荷國恩。天上玉堂勞夢想。禁中金櫃有書存。鄉閭故老風流在。爲教衣冠後世孫。

次韻奉答古愚先生留別之作。

汪澤民

三月京城花正繁。共誇歸老餞東門。金華行作烟霞侶。丹闕寧忘雨露恩。館閣文章耆舊少。衣冠儒雅典刑存。樓前遠碧山當座。綠酒朱顏且弄孫。

又

馮福可

金華仙伯歸來好。酒熟詩成客滿門。洗耳松風堪佚老。終身芹曝敢忘恩。奉常禮樂班重進。太史文章藎具存。萬事向來須伯始。更將宦譜付諸孫。

依韻奉酬

于文傳

幾年夜直玉堂署。一朝辭神武門。幸有煇爛娛老景。祇將純白報君恩。此時此意誰能解。某水某丘今

尙存我亦束書歸舊隱日長容與課兒孫

又

仇濟

先生名遂幾人似不忍分襟出國門。屢典文衡承大惠。常揮史筆被皇恩。乾坤清氣詞章燦。館閣香風姓字存。今日榮歸居遠碧。好傳道業付兒孫。

又

劉尙質

春江盡釀東陽酒。曉日初辭西掖門。綵筆哦詩揮麗藻。黃麻承詔湛洪恩。天池鳳去奇毛在。仙洞羊來古石存。遠碧樓前新雨足。蔗生佳境竹生孫。金華山裏人歸去。蘿薜盈牆水遶門。手把鸞笙吹古調。身披鶴氅戀新恩。丹霞映壁晨餐了。明月當牕夜氣存。滿屋詩書爲素業。風流傳子子傳孫。

又

呂世元

范蠡扁舟初去國。陶潛五柳正當門。青春把酒辭交契。華髮還鄉戴聖恩。兒子門生羣拜起。園翁溪友暫溫存。漢廷他日徵遺老。禮樂終當問叔孫。堪羨先生似玉溫。世人才藝謾多門。名揚昭代全高節。身愛皇天報大恩。李杜文章光燄燄。孔顏理性道存存。歸來獨占雙溪月。最喜傳經有子孫。

又

吳當

太史多年稱閣老。奉常新命拜修門。青春到處猶能賦。白髮歸休更是恩。天上玉堂留彙盛。山中華屋貯書存。東陽酒美花如錦。庭有諸兒膝有孫。

又

張 蠡

純白先生有精舍。近在金華之洞門。歸山已容此身老。戀闕莫報吾君恩。一時盛事衣冠餞。千載流芳翰墨存。更喜年來足生事。白羊添口鶴添孫。

又

方道壑

太史京華三十春。緋袍歸老別都門。焚黃久重松楸念。髮白新榮雨露恩。疏傅喜多隣曲在。子瞻自笑語音存。東陽舊族人能數。誰復衣冠到遠孫。

又

班惟志

翰林官轉太常賓。父子文名萃一門。諡議正曾誇直筆。史編公不樹私恩。九重醉許烟華餞。三徑歸懽松菊存。養老舊條閑局在。當今東閣有公孫。

又

王士點

致政縣車爲博士。門生就職更專門。豈期方爲尊師喜。亦復叨承聖主恩。講禮容臺傳業在。言歸錦里故書存。京華樂石文章刻。留與詩人說外孫。

又

陸宗亮

回首居庸晴翠出。衣冠祖帳集都門。一官已及榮親典。繼子仍沾任子恩。去日關河多賦詠。歸時籩豆有司存。相逢南陌東阡路。共賞車中膝上孫。

次韻不揆蕪蔓。率意效嘯。惟冀古愚先生發咭裂之。

林奇

太常博士引年去。聞道隱居如鹿門。粉署忽空傷客別。緋衣暫著荷君恩。漸因人乞新文滿。爭待翁歸舊酒存。坐處定知山色合。半醒半醉認諸孫。

奉和太常博士古愚先生致仕歸金華述懷高韻

先生名德高千古。奕葉書香萃慶門。清廟冠裳新錫命。玉堂簪紱舊承恩。故家樓觀兵前燬。先世遺書亂後存。共說亭臺還舊觀。肯堂繼述有聞孫。

題胡博士嘉樹詩卷後

宋濂

花蕊峯前水滿溪。溪南嘉樹可雲齊。黃腴期鑄萬年魄。青兕時遊九曲堤。晴影落庭生遠思。秋丹入葉愜新題。似茲聳拔高千仞。憶昔封培始寸莢。雨露華滋無上下。書詩佳問到東西。春酣碁響猿來下。夜半琴鳴鳥失棲。細字題詩盈玉軸。當時操管盡金閨。未論氣魄成曹謝。但見光芒射斗奎。大藥芳顏難久駐。西風迅景倍酸嘶。有金莫鑄文園象。無客能然照水犀。所幸絺章存簡冊。便藏寶篋比懸黎。顧予何意裁文錦。久客無言類木鷄。嘉蔭未瞻街作榭。吐辭安得氣如霓。角弓既有前人詠。聊拾殘膏付小奚。

純白齋類稿附錄卷二

文類

送胡古愚序

東陽許謙

東陽婺望縣。東南山水嘉處。自天台赤城蜿蜒盤礴綿延數百里。亘爲玉山。數十百里峙爲雙峴。經野建邑於焉。是依山之幽深秀特者。水必源於其間。稽之郡乘。浙江之浸。實肇林壑之下。經流曼衍。過于雙溪城南。澄瑩甘美。瀾湧湍激。不舍晝夜。天雨時至。瀕洞奔放。勢可勝萬斛之舟。氣之積也厚。故其發也巨。終至于不可量也。山結水融。生物必異靈。而爲人亦必有奇俊超邁不規規於流俗者。夫良材美箭。佳果旨酒。人皆得以爲利。士君子之敦詩書修辭蹈禮者。籍籍滿耳。而余之所見。多侈辭宏論。凌絕卓越。聽其言。觀其容。發揚蹈厲。每恍然自失。以余之驚下。固不足窺其際矣。意山水之鍾而奇俊超邁者。殆不止於此歟。余固有所待也。嘗聞胡君伯仲子姓。皆務學深造。未能盡交。往年遇古愚子於市。友人蘇世賢指曰。此東陽學者胡君也。將試仕於金陵。類宮。今行矣。揖而過。不暇交一語。余重恨之。皇慶二年夏。余遊金陵。而君尙在講席。其氣粹溫。其儀濟蹠。誦其文若詩。皆清平古雅。余向之有待而欲見者。其在古愚子乎。夫聖人之道常道也。不出於君臣父子昆弟朋友應事接物之間。致其極則中庸而已爾。非有絕俗離倫幻視

天地埃等世故如老佛氏之所云者。其道雖存於方冊。而不明於世久矣。周、程、張、朱諸子出。而闢邪扶正。破昏警愚。秦漢以來千五百年。英才多矣。而有味於是。吾儕生於斯時。未必能躡於千五百年之才。而獨有見於聖人之道如是其明也。幸而生諸子之後。固當平氣虛心。隨而求之。階之梯之。以達乎上。願實有益於己而止。何庸崛強自喜。撫奇務新。力與作者爭衡。又將轢而踐之哉。古之立言者。誦於口而可以心存。存於心而可以身踐。而成天下之務。則聖人之道也。今口誦之而不明乎心。降其心以識之。而不可施於事。是則老佛之流之說爾。爲老佛之說者。措之事固不能行於跬步。而自理其身。庸可以爲善人。則好爲異說者。其風又下於彼矣。道在天地間。弘博精微。非可以躁心求也。而乃攘袂扼腕。作氣決背。售其說而競後息。欲以厭今人陵古人。則吾未之信也。古愚氣和心廣。余嘗欲與從容論之。而以滿秩解去。君採芹藻之英。將以道淑諸人者也。以余之說評之。然歟否歟。余非敢爲子勉也。子固余所敬也。

胡太常餽山存稿序

晉安 張巨寧

文章莫盛於前代之宋氏。大要尙道藝而下詞章。而始以學古修業。則已崇理致黜崛奇。而主平易。忌艱深而貴敷暢。斬以復古之作者。又惡沿襲而少變焉。是以其辭紆餘而曲折。及其後也。融之以訓詁。發之以論說。專務明乎理。是以其辭詳盡而周密。其於詩也亦然。蓋不爲秦漢以來之傑然者。隱然爲宋氏一代之文矣。婺爲羣儒先。東萊呂成公之里。近何、王、金、許氏。得勉齋黃公之傳於徽國。朱文公者。以經學教於鄉。及學士黃公。待制柳公。諸賢輩出。又以詞章仕于朝。而故太常博士古愚胡公。實同一時。先後倡和。

其源流之所自。蓋可睹矣。太常之子瑜。茲來京師。曰寧曩獲交於太常而見焉。因得其文與詩而盡觀之。其於太常君何其克肖也。既而以序請。蓋昔者竊聞之六經至矣。後乎經者。惟韓於文。猶杜於詩。善論者俱以聖稱之。而猶於杜之文。韓之詩。猶說焉。稽之周程二夫子。其爲書甚簡奧醇古。其興起欲動幾魯語。而契雅南者。誠非虛車也。而轅輪之飾。亦豈以辭章名世者所能至哉。噫。學於古者。可以悟矣。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龜山楊氏學程氏者也。亦曰。爲文貴有溫柔敦厚之氣。二者固不同也。而有同焉。噫。溫柔可學也。敦厚難能也。曰寧不敏。願與君子共學焉。瑜字季城。以任子仕而益學。薦浙江亞榜。擢照磨杭州。恥屈藩侯。航海而來。復以流寓貢于大都。待試于南宮。蓋志于忠孝者。故爲述理學源流之自。發者期之。飯山其居也。君以名其集焉。

題古愚詩集

吳澄

金華胡助詩。如春蘭茁芽。夏竹含籜。露滋雨洗之餘。馥馥幽媚。娟娟淨好。五七言古近體皆然。令人愛玩之。無數頌雅風騷而降。古祖漢。近宗唐。長句如太白。子美。絕句如夢得。牧之。此詩之上品也。得與於斯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題康里子淵贈胡助古愚序後

柳貫

士之遇不遇有命焉。不繫乎學與才也。皇慶初。予識東陽胡助。古愚。于金陵。嘉其資質粹美。辭章俊拔。意其必遇也。逮今十有四年矣。再見之于京師。方且謁選吏部。受九品初職。而又不適得。孰不歎其淹滯而

悼其屈。雖予亦不能不爲之慨然也。宋南渡以來。東澗之人物。婺爲盛。東萊呂子其最也。古愚言論性情。標格藹然。鄉先達之遺風。不但其文之卓異而已。康里子淵曾與之交。欲進其文於道之右至矣。噫。道不載以文。則道不行矣。

題上京紀行詩後

太原 王守城

大駕北巡。與扈從之臣同發者。自黑峪道達開平爲東道。朝官分曹之後行者。由桑乾嶺龍門山以往爲西道。皆出居庸關。日北始分。至牛羣頭驛乃合。各經五六百里。其山川奇險不相上下。而東道水草茂美。牧畜尤便。故大駕多行。執書載筆之士。或未及歷覽也。胡君久在侍從。必當一經。則紀行之詩。又續作矣。登高能賦者。昔人稱之。胡君有焉。

題上京紀行詩後

東平 王士熙

上郡乃世祖皇帝所建。修自是以來。未有宮闕城池如此之壯麗。羣山南峙。其地則廣漠萬里。蓋雄占一方。俾海內宇縣於是而取。則至於文章之士。惟有勒石燕然之碑。其詩詠則未嘗聞也。亡金時。間得其一。二焉。今則兩都巡幸。百司陪侍。色色俱備。而文章之士。猶爲勝傑。於戲。蓋盛矣哉。至順元年。國史編修金華胡先生古愚陪侍。自夏歷秋。凡得詩若干首。古愚平日爲文章。細密婉麗。字畫楷正。及至是。竟發其蘊。舊之所得。旣以成章。今之所見。沙漠龍磧。風雲雪嶺。變爲平淡冲和之音。裨益盛世。可刻可傳。大章雍容。小章深雅。其傳於世也必矣。

題上京紀行詩後

趙郡 蘇天爵

嘗聞故老云。宋在江南時。公卿大夫多吳越之士。起居服食。率驕逸華靡。北視淮甸。已爲極邊。及當使遠方。則有憔悴可憐之色。嗚呼。士氣之不振如此。欲其國之興也難矣哉。今國家混一海宇。定都于燕。而上京在北。又數百里。鑾輿百司。皆分曹從行。朝士得以侍清燕樂於扈從。殊無依依離別之情也。余友胡君古愚。生長東南。蔚有文采。身形瘦削。若不勝衣。及官詞林。適有上京之役。雍容閑暇。作爲歌詩。所以美混一之治功。宣承平之盛德。余於是知國家作興士氣之爲大也。後之覽其詩者。與太史公疑留侯爲魁梧奇偉者。何以異。

題上京行詩後

南鄭 王理

言詩者。莫盛於唐。嘗歷觀天寶以前。北方紀行諸詩。皆在靈武、五原、河西、岸隴之地。蓋唐都長安。彼皆重鎮。騷人才子。多仕於其間。今國家建置兩都。皆在東北。鑾路時巡。從臣嘉頌。具述山川之盛。都邑之麗。左太冲嘗稱美物者貴依其本。讚事者宜本其實。胡君之作。皆出於履歷之真。觀覽之切。如有好事。綜而緝之。與羣公之作。都爲一集。以與唐代西北行者比盛不媿矣。

題上京紀行詩後

黃晉卿

始予觀古愚上京紀行詩。固愛其工。而未得之所以工也。今年夏。忝以下僚。備數冗從。山川之雄麗。草木之榮耀。消落風沙。雲日晦明之變化。與夫人情物態之可喜可愕。苟有所動於中。而及形於言者。古愚皆

已如予意之所欲出。然後知古愚之於詩。蓋不求工而自不能不工者也。昔人誦子美夜深殿突兀。以爲親涉其境。乃悟爲佳句。豈虛言哉。至順二年九月十日。

題大拙先生傳後

王士點

有拙生者。大拙先生之徒也。蚤生公府。幼從先生學。戲弄椽膝。剗之器。以組織空虛。錮鏤消息。每聽受施設。輒得其形似。而要妙未能竟也。先生病之。生曰。方今治化休明。職教之官。越于四海。先生敷文宣教。受業滿室。邇者垂銀黃。官中外。拜于几前者。皆先生之徒也。育材贊化。則先生旣爲之矣。聖天子宵衣旰食。將相左右。都兪輔翼。則有記言記事之官。紬金匱石室之藏。粉飾登平。播示悠久。顧先生素所職也。今先生乃以拙自號。又冠之以大曰大拙。而生從先生學。未竟要妙。固所事也。先生何病焉。宣教于外。綴史于朝。則先生未可爲拙。又何大之有。吁。大拙固先生之自名。而拙之實生爲不孤矣。先生曰。余業爲若師。迺攘余號。當仁不讓。生其有焉。生與先生同姓。先生氏胡。爲陳。生氏王。爲田。實同源。媿炳云。

題大拙先生傳後

陳旅

君子非惡夫巧也。惡夫無用巧之道也。徒巧而用之。則爲技易窮。爲物易敗。是以君子弗巧也。陳信先生在京師。拓落二三十年。仕不大得。亦未嘗有毛髮之失。而世之巧於進取。以至於窮且敗者。亦衆矣。用巧之道。無過於拙。此大巧之所以號大拙也。余嘗聞田生之言曰。先生所爲詞章清俊。而妥美。其思甚巧。獨其名不入於巧宦之門。故君子尚之。陳氏系出陳胡公後。世有遷江南者。故先生爲潮人。或云是東陽人。

余聞諸田生云。

題大拙先生傳後

揭傒斯

陳信先生者。泰定中。余嘗識於王參政家。言若不能出口。而心極聰明。外若不諧於俗。而中實夷曠。讀書好禮。自言與胡氏姚氏。同出夔舜。未嘗通婚姻。而胡先生作傳。最善形容。至若雙目炯然如方外士。稠人中有所注視。或疑其善風鑒。非極相親。不能道此。而不與姚胡通婚姻事。獨闕之。豈未嘗及之耶。抑亦人之常道。不必書耶。

題大拙先生傳後

東明 李好文

胡子古愚爲大拙先生傳。輟耕叟聞而喜爲之。頌曰。有大拙先生。以有形爲機械。無欲爲室宅。自然爲坦途。恬澹爲事業。衆人施施。誇刻楮之工。眩沐猴之刺。我獨璞兮。鑽屈轂之匏。哇漢陰之圃。恆矻矻以卒歲。噫。彼三穴以自居。五技而見窮者。其爲計也。竟何如耶。

題大拙先生傳後

趙郡 蘇天爵

太史胡君江左繁富之地。而蕭然清古。不知慕夫華靡之樂。館京師執政之家。而安焉靜退。乃獨昧於進取之機。謂之大拙。不亦宜哉。昔人有傲倖萬方。以圖富貴利達者。或卒不克如其所欲。是蓋有命焉爾。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愚願與胡君共學焉。

題大拙先生詩後

鄧陽 周伯琦

予讀大拙先生傳而知其爲有德之士歟。以先生爲真拙者耶。則能牢籠萬象。發揮今古。以先生爲非拙者耶。則棲遲旅館。跡弛江湖。然吾觀巧於世者。雖寓於人。其技有窮。而心長戚戚。拙於時者。獨偶於天。其應無窮。而心常泰然。是故先賢之言曰。天下拙。刑政撤。上下安順。風清弊絕。噫。吾願爲斲珞爲樸之徒歟。

題大拙先生傳後

同郡 吳師道

柳州賦愚溪。以愚自命。而又言雖不合於俗。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蓋不甘於愚也。他日。寓詞乞巧。抱拙終身。人或未以爲然。東陽胡君古愚。爲大拙先生陳信作傳。大概言其澹泊迂滯。不利進取。至稱其能文章。喜詩善書。則又有不拙者存。殆亦愚溪之意夫。胡君既自比於古之愚者。而見大拙。則又喜爲之書。流傳京師。諸公從而贊述之。以古愚之言不妄故也。柳州不能使人信其拙。而先生得胡君而信其真拙者歟。

題大拙先生傳後

太原 王守誠

昔有國工善寫真者。下筆輒得人之骨氣形似。纖微弗忒。或難之曰。君之藝絕矣。奈何不能寫君之真。國工乃移明鏡於几。端坐諦視而圖之。耳鼻眉口。無一不似。獨目睛不能點。或謂之國工曰。人之神在於目。故得其神。則能全似。古所謂在阿堵中者是也。今吾寫吾之真。吾一人焉。吾視鏡中之人。始吾之真。其不動者。吾皆肖之。惟吾目睛所向。鏡中之人亦向之。故所圖者形也。非神也。此吾所以不能得吾真也。胡君古愚。作大拙先生傳。軒轅彌明之類耶。空同鄒忻之比耶。其寫吾之真者耶。抑鏡中所向。而不得其神者。

耶。皆不能知之。因書卷後。以諗同契云。

題太常胡先生隱趣園八詠

趙郡蘇天爵

太常胡先生。縣車歸老東陽。有山林深邃之居。有圖書諷詠之樂。有子孫以具甘旨。有田園以供伏臘。又值國家承平之世。優游以養高年。蓋亦福德之君子哉。余舊見中州賢士大夫。宦游四方。罷則無所歸。其清節可尚已。昔范文正公將老。移疾家居。家人以居室未完美爲患。公聞之曰。人苟知道義可樂。雖形骸亦可忘。是卽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志歟。

跋古愚上京紀行詩

南陽李朮魯紳

言心聲也。形而爲詩。聲之妙也。得聲之妙者。幾何人哉。古愚來自京師。職館閣。不但工於詩也。今見其上京紀行凡若干篇。紆餘妥帖。縝緻清婉。情景交融。不激不怪。諷之誦之。士雅民風。古意猶在是也。雖未始從風雨上下聞此妙聲。如目親視。良一快也。

跋上京紀行詩

上艾呂思誠

詠天作之頌。有以見后稷肇基之艱。讀鎬京之雅。有以見文武立國之隆。歌黍離之風。又有以見平王都洛之業矣。日月星辰之紀。風霜雨露之時。山川城域之限。鳥獸草木之產。原之以道德。經之以禮樂。道之以政。而禁之以刑。前日之山川。猶今日之山川也。前日更之。則有安樂和平之音。今日過之。則有悲愁嗟怨之作。境與物同。情隨時異。君子於是乎觀詩而審政焉。國家肇迹龍居河而都和林。我世皇迨今。蓋將

百年矣。扈從文臣不知其幾何人也。余欲合中統至元及古愚後諸作。余雖不能詩。適與古愚前年同行。又嘗有屬和焉。哀刪定以上少爲觀風者之一助云。若駢儷之工。纂組之巧。則有不暇論者。

跋上駕紀行詩

莆田陳旅衆仲

國家承平之久。山川草木之間。五色成文。八風不姦。文士含茹光景。故率多雅製。況車駕之經行。都邑之壯大。宮闕之雄麗。長谷廣野。幽泉怪石之兼勝。而從臣又多司馬長卿。揚子雲之流。其藻思足以鋪寫承平風物之盛乎。東陽胡氏古愚。上京紀行詩五十首。清妥秀潤。興寄閒適。無急調。無蹇詞。真盛世良作也。旅齒弱於古愚。而多病早衰。才又最下。往年扈蹕。還過李老谷。同行趣和詩。率意題壁間。不見醜惡。今得此中所作讀之。不覺自笑曰。吾詩真所謂豁達李老谷者爾。安得如是之娓娓乎。因識吾愧。

跋上京紀行詩

宛平曹鑑

至大間。愚處建業。古愚以郡文學來自京華。日相從事於文字間。驩如也。別逾一紀。凡再遇錢塘。一會京師。每以世故牽迫。不得有如疇昔。至順壬申。河南大比。行省馳使朔南。延余二人。主較秋闈。筆硯餘閒。古愚出示扈蹕紀行詩數十首。詠物據懷。字清句健。使人終日不能釋手。因憶延祐初。兩至上京。與故參政復初。侍講伯長。偕行。雖時有唱酬。不如是之富也。況今年以暮思日以衰。雖欲追襲延祐時。且不可得。其視之在建業愈遠矣。感嘆之餘。書以歸之。

跋上京紀行詩

開郡吳師道

昔予再遊灤陽之後。嘗隨景成詠。不能如古愚多且奇也。攬譯已輒志吾媿。柳貫記五季已來。自燕雲而北。限隔不通。其山川風物。間有識之者。輒錄以誇創見。亦終莫得而詳也。國家混同八荒。遠際窮髮。灤陽去燕千里。上京在焉。每歲時巡。侍從之臣。能言之士。覽遺跡而興思。撫奇觀以自壯。鋪陳頌述。皆昔人所未及言者。夫其所以致此。豈偶然哉。吾東陽柳博士道傳。黃應奉晉卿。今胡編修古愚。皆有紀行之作。藻麗精工。前後輝映。一鄉而得三人焉。他槩可知。吁亦盛矣。愚才不足以齒三人。何敢望其足跡之所至。就使至焉。亦不能復措一辭矣。既哀其卷。又將廣求一時諸公篇帙。而繼續之。不啻身履其間。以爲承平之大幸。而無異時之恨云。

跋上京紀行詩

弘州王沂

至順三年冬。余同翰林供奉王致道考試上京鄉貢士。出居庸關。過龍門。歷赤城。涉灤水。覽山川之雄深。宮闕之壯麗。遺臺故蹟之莽蒼空闊。可喜可愕。爲之目駭心動。欲寫其狀。一二以歸。冰雪之交寒。裂膚墮指。竟莫能就筆硯。然所謂雄深壯麗莽蒼空闊之觀。時往來余心。比還欲追憶所見而紀之。未暇也。一日閱同館胡君古愚諸詩。所謂雄深壯麗莽蒼空闊之觀。皆歷歷在吾目中。昔人有云。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豈欺我哉。

跋上京紀行詩

揭傒斯

右翰林編修胡君古愚。扈從上都紀行詩五十首。學士虞公以下。跋語十五篇。自天歷至順以來。當天下

文明之運。春秋扈從之臣。涵陶德化。苟能文詞者。莫不抽情抒思。形之歌詠。然未有若胡君之多者。諸公又皆能揚英振藻。極形容之美。可謂一時之盛。千載之下。觀者當何如其想象而景慕也。予舊讀胡君京華雜興刻本。欲擬作數首。輒罷不能。今復觀此卷。而志意衰耗。有甚於前者。豈能復可彷彿哉。惟增感嘆而已。至順四年二月四日。

跋大拙先生傳

趙亨

澗人陳信甫者。空同鄒忻之徒也。病世大巧。故自號曰大拙。然烏知夫大拙。必有大巧存焉。嘗試觀之。金注者。非不欲巧。而不能致於巧。瓦注。非必欲巧。而卒能致於巧。何哉。蓋以金爲注。是重於外。而悻於中。雖欲必巧。烏得乎巧。以瓦爲注。是輕於外。而安於中。雖欲不巧。烏得乎不巧。由是而觀。欲巧者反拙。欲拙者反巧。老子曰。大巧若拙。吾因讀大拙先生傳。而益信老子。

跋大拙先生傳

江村 錢良右

癸未初春。古愚父再遊京師。道經吳下。江村民既往見。卽忻然示所作大拙先生傳。讀數行。未省其人。而曰。先生出處大略。皆子所曾道者。至終篇。乃相示大笑。因語之曰。此古愚自信之可從吾言。而爲先生傳耶。使古愚拙於文詞。則先生之拙。將不能信於世矣。又曷能致館閣羣公。信其可信。各盡其拙之論哉。余生江南石林之下。以先生得附姓名於傳。已幸矣。復幸得一接耳目於天朝縉紳之間。亦何不可。於是相與觴酒。酒盡。書以識別。江村民錢良右。時爲至正三年正月十九日也。

跋大拙先生傳

張雨

大拙先生傳。識其陳氏而信其名。是傳也。遇鄒忻。可使之跋語。而俾黃仙鶴書而刻諸庶相與不朽。樵人張雨再拜書于卷尾。

跋古愚升學祭器文

壽郡李源道

曰。予嘗記蜀學禮器。考古制度名物。累千百言不少休。古愚升學祭器文。首尾才三百言。視予舊作。所謂陸蕪而潘靜也。安得不避三舍。

跋升學祭器文

巴西鄧文源

韓文公畫記。本儀禮顧命考工記諸書。不立論議。而書法備見。此亦文之至者。胡君古愚記昇學祭器。其亦有得於此。與夫文可以學而工。名不可求而得。求名以爲文。則非古愚之志。

跋古愚鑾坡小錄

吳澄

麟臺備太史記言之職。而北門掌書命。唐宋之制然也。今併屬之翰林。專且重矣。記言一職耳。而孫覲撰麟臺故事。上中下三卷。載纂述論撰之度。已不勝其詳。今古愚所次小錄。殆孫志也。然特備古愚之所經見。而前後沿革。猶有待而後具。循序而升。近在旦夕。予願因吾古愚續錄。而有請焉。

附記

胡氏瞻族莊記

孫德之

吾與胡君居同邑。南北回遠。會最闕稀。一日。介子嫺黨呂東萊言曰。先人辛勤起家。平居絲粟不妄費。惟於族屬不靳。視其居約無盤筵者。每加周給。歲以爲常。晚更欲增壠畝。興剏義莊。未就卽世。不肖孤詎敢死吾父而不圖乎。厥旣置田千畝。乃增損范文正公規約。件爲條目。欲垂永久。願子詞而列之也。予曰。君爲是舉也。不惟可以收合宗族。其深得繼志述事之義矣。古者大宗小宗之法。素明。人心有所系屬。不至於渙散而不可收拾。後世有親未盡而不相追求。冠婚不告死。不訃者。由立宗之法壞也。夫繼禰者昆弟也。其服朞由是而繼。祖繼曾祖。高祖則有功總之等。至袒免則無服矣。先王本之天理。酌之人情。其節文不得不若是也。原其初意。欲其相與輯睦如一。豈以疎逖。遂待之如路人也哉。嘗觀周孝侯碑陰。載宗簿。宗尉宜與吏民譜。每院亦簿尉之。簿尉之職。是宗法歷隋唐猶未盡壞也。予胡氏自祖七世而下。不問豐約。例皆廩給。生有養死有歸。婚嫁遺其資。嬰孩得以遂。而又招延師友。以助其脯修。收效名場者有賀。稍失繩尺者有罰。此雖未正古人簿尉之名。而維持宗法之意。在其中矣。昔孟軻氏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蓋先後次第之常然耳。觀錢君倚記范文正義田第言及郡侯而不及親隣。豈其力有未逮乎。君視親戚隣里如其族。幸而在茂異之選。則餽遺施焉。不幸而在窘急無告之數。則賑恤先焉。自是充之義。不可勝用也。君又謂年運而往。後之人不能遵承其美意。則是莊且壞矣。而不知恆心危慮。條疏靡陳之。于州縣于都漕于版漕。申明訓飭。俾子孫世守而不渝。慮益遠矣。雖然。此特其具焉耳。義理根於人心。未嘗

間斷。胡氏子孫自講明學問中來，獨無此心乎？將見粹然一出於正，雖百世不墜爾也。君名祐之，字天錫，雅潔好修，嘗上春官而未第。其先君子蓋諱中行，字德輿云。宋淳祐二年夏五月端午，中奉大夫、東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孫德之著。

送胡主簿詩序

馬國章

異時吾婺文獻，視他都爲獨盛。自今觀之，以忠節行誼顯者，則有忠簡宗氏、節愍梅氏、默成潘氏，以道學著者，則有毅齋徐氏、東萊大愚二呂氏、北山何氏、魯齋王氏、仁山金氏，以文章家名者，則有香溪范氏，所性時氏、香山喻氏，而龍川陳氏、說齋唐氏，則又以事功之學而致力焉。是數氏者，皆相望百載之內，百里之間，彬彬乎郁郁乎，其鸞鳳之岐陽，驂騑之冀北歟！內附以來，故家喬木，日就凋落，而百年耆舊無在者，久之白雲許氏，復以金氏之學鳴於時，而石塘胡氏伯仲，亦以雄文俊行，與許氏相先後。二氏之後，由文學入通朝籍者，是待制柳氏、學士黃氏、禮部吳氏、修撰張氏、太常胡氏、御史王氏，此蓋其卓然者也。余生雖後，幸及執弟子禮於許氏之門，故自柳氏而下，又皆得而師友之。十數年來，復將於此有所考問，顧先師已夢奠，而故老遺書，多不存矣，不亦悲夫！至正癸卯，余以兵亂寓吳門，回視故鄉，恍如隔世，方將訪其鄉先生子弟之在吳者，而胡君季城自京師至焉。季城乃太常之子，尤余之所歆慕者也。居空谷者，聞人足音，猶趑然而喜，況於兵戈阻革之際，而見其如季城者，其爲喜慰，宜何如耶！季城以太常遺蔭，爲管庫官，繼持省檄于京師，遂擢杭州路總管府照磨，會大都鄉試，季城以流寓與貢，及試春官不利，而京師諸

公無能以館閣爲薦者。僅取廣西一簿司以去。廣西乃去天萬里烟瘴之地。自承平時往者猶憚行。而況四方多故步荆棘之時乎。使季城繼其家學之所自。非不足於美官也。然乃敝裘羸馬。毅然遠歷險阻。無所避。亦獨何心也哉。余以桑梓世戚之故。嘗率大夫士力留季城。而季城乃曰。家貧在遠。急於祿矣。余知其情。遂不敢留也。嗟乎。老成人雖無尙有典刑。余於藝學微絕之餘。得季城逆旅中流風遺韻。庶將卽是而有見。而季城棄我如是。是終無以廣其寡陋也乎。季城且行。大夫士之所嘗留者。咸賦詩以餞之。以予於季城爲眷舊。俾書一以爲序。余念無以爲季城言者。獨以昔者吾藝文獻之懿。而具道之如此。他若季城爲學之始末。廣西風土之美惡。已見於羣公所賦詩。此不贅。時乙巳春三月旣望。龍泉縣西尉致仕。邑人馬國章書。

覆博士相公書

宋 濂

濂拜覆博士相公純白先生尊前。濂伏自去春上問。迨今又一年矣。瞻戀之誠。未嘗斯須忘也。卽辰孟夏。伏計尊候納福。深用欣懌。濂山中多暇。恐鄉先達言行不傳。因忘固陋。撰爲人物記一書。第以學淺識陋。中間疵類甚多。苟不謁大匠。以指剔其謬誤。以取信於人。謹用納上一帙。儻先生不賜譴訶而辱教焉。不勝感幸。鄉間諸老。巋然如魯靈光獨存者。惟先生及侍講公耳。闕繫斯文。甚不小也。伏望愈加葆蓄。以康壽體。以慰後學惓惓之望。謹勒狀。不備。

覆太常相公書

宋 濂

濂頓首再拜。狀上大常相公尊先生侍前。濂近於麟溪之上。獲聆偉誨。使頽惰之志。奮然振起。慶幸何如。拜別以來。伏審尊候納福。深用慰懌。浦江吳立夫先生。負絕倫之才。不能少見于世。以死。濂嘗受業其門。惡得不深傷之。所幸遺囊具在。雖死猶不死也。然非大人先生冠以序文。又烏能傳之於遠哉。是以忘其愚陋。惠望再拜以請。幸先生垂念焉。儻蒙揮灑。則感戴盛德。終身不忘。臨書不勝瞻戀之至。不備。

覆太常先生書

宋 濂

濂拜覆。太常先生函丈尊座前。濂向者不自揣度。僭以先師文集。敍上于鴻筆。殊竊悚懼。特蒙矜憫。慨然留諾。自非念鄉學之彫落。哀潛德之未白。不至是也。感刻無限。近來想已脫囊。若得示教。實拜先生之終賜也。未由趨拜牀下。伏紙重增依戀。不備。三月二十六日。



稿遺制待趙

詞附

撰雍趙

趙待制遺稿

本館據知不足齋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趙待制遺稿

玉耳墜金環

即燭影搖紅

乳燕交飛。曉鶯輕囀。花深處。畫堂簾幕。捲東風。晴雪飄香絮。猶記當時院宇。悄寒輕。梨花暮雨。繡衾同夢。鴛枕雙欵。綠窗低語。春已闌珊。落紅飄滿西園路。強拈鍼線。解春愁。只是無情緒。無柰年華暗度。黛眉顰柔腸萬縷。章臺人遠。芳草和煙。萋萋南浦。

浣溪沙

楊柳樓臺鎖翠煙。楊花簾幕撲香綿。佳人何處隔江山。芳草已生千里恨。玉笙吹徹五更寒。夜深和淚倚闌干。

落盡楊花滿地春。綠陰如淬淨無塵。日長庭院掩重門。斜墜金釵雲半鞦。淡妝香臉粉輕勻。相思偏是少年人。

憶秦娥

春寂寂。重門半掩梨花月。梨花月。芳心如醉。暗思當日。金釵欲墜烏雲側。佳人望斷天涯客。天涯客。今年又過清明寒食。

踏沙行

畫角聲殘。金爐煙裊。長空澹澹連芳草。朱簾半卷晚霞明。塞鴈無情音信杳。雨散雲收。離多會少。相思真个令人老。不須惆悵且開懷。一尊滿引愁如掃。

春夜曲

去年美人未還家。綠窗青春桃始花。桃花今年只依舊。美人別後長咨嗟。芳心欲傳向誰慙。捲卻羅袖彈琵琶。琵琶聲哀思欲絕。衣上啼痕幾時滅。共君別久胡不來。菱花寶鏡生塵埃。君隔揚子江。妾居黃金臺。臺雖高。望無極。人萬里。今天只尺。春水綠波春草碧。來魚去鴈無消息。日既暮。今月色寒。相思如夢彫朱顏。青燈炯炯照不寐。攬衣起坐空愁歎。

早春

高卷朱簾日漸長。梅花庭院雪飄香。閑倚闌干看新柳。不知誰爲染鵝黃。

暮春

綠陰庭院碧窗紗。半卷朱簾暎晚霞。芳草萋萋春寂寂。東風吹盡落殘花。

短歌行

君不見。潁川水。首陽薇。民到於今慕夷齊。巢由之民誰不知。又不見。千門萬戶宮。神明通天臺。及今千五百餘載。空遺荒土飛黃埃。西風蕭蕭秋草萎。野花灼灼啼鳥悲。落日欲留不可得。夜深明月依然來。玉樓朱閣盡如夢。自古興亡何足哀。

結羊腸

都下風俗。至正月十六日。家家兒女。以紙九條。或用皮者。結以爲卜。謂之結羊腸。其名甚古。因以詠之。

孟春之月春始和。陌頭柳色黃如鵝。落梅紛紛稍覺多。白日炯炯耀綺羅。曜綺羅。日漸長。春風庭院花草香。十六初過上元節。家家女兒結羊腸。含情暗卜心自語。何時得似雙鴛鴦。結成羊腸腸反斷。惆悵春闈坐長歎。強持薄怒嬌且羞。折花倒插金釵頭。

美人曲

美人如花花不如。翠滑難勝碧玉梳。道脩且阻無音書。蛾眉長顰未會舒。春風吹衣裳。黯然淚沾襟。顰啼本無心。轉添愁海深。牕前紅梅花。落盡不可簪。玉臺明鏡如秋水。疑有人閒兩西子。美人未可彫朱顏。朱顏但願長如此。

千里思

顏如花。膚如雪。秋水雙眸面如月。千里相思不相見。當時卻恨輕離別。美人美人顰蛾眉。綠窗寂寂春風微。巫山夢斷君何處。化作朝雲縹緲飛。

攤破浣溪沙

春草萋萋綠漸濃。梨花落盡晚來風。試問相逢何處好。小樓東。朱箔影移無限恨。玉簫聲轉曲將終。獨倚闌干誰是伴。月明中。

蝶戀花

顏色如花膚似雪。嬌眼傳波。密意曾低說。羅帶同心愁未結。情多不忍成輕別。別後相思心更切。異日重逢。鏡裏花難折。寶篆香銷煙漸歇。玉簫吹徹黃昏月。

浣溪沙

翠鎖蛾眉別恨濃。羅衣初試怯春風。相思只爲兩西東。簾捲玉鈞雲澹澹。香銷金鴨雨濛濛。此情都在不言中。

蝶戀花

枝上流鶯千囀巧。好夢方成。又把人驚覺。臨鏡慵妝眉澹掃。羅衣寬盡腰支小。別久啼多音信少。應是嬌波。不似當年好。簾卷東風深院悄。落紅滿地和芳草。

有所思

紛紛落花飄。美人在何許。相思杳如夢。寂莫春已暮。一別久不見。一往久不還。相望雖只尺。如隔千萬山。

南鄉子

別久漸生愁。知有音書苦未收。此際多情應盼我。凝眸帶得啼痕上小樓。舉止忒風流。只在城南綠水頭。只尺藍橋重欲見。無由。兩地相思甚日休。

人月圓

人生能幾渾如夢。夢裏奈愁何。別時猶記。眸盈秋水。淚溼春羅。綠楊臺榭。梨花院宇。重想經過。水遙山

遠魚沉鴈杳分外情多。

又

相思何日重相見。山遠水偏長。鳳弦雖斷，鸞膠難接，愁滿離腸。最傷情處，鮫綃遺恨，翠靨留香。故人何在濃陰深院，斜月幽窗。

江城子

仙肌香潤玉生寒。悄無言。思綿綿。無限柔情，分付與春山。青鳥能傳雲外信，憑說與，帶圍寬。花梢新月幾時圓。再團圓。是何年。可是當初，真个兩無緣。極目故人天際遠，多少恨，凭闌干。

又

五陵衣馬恣輕肥。競新奇。亦何爲。混處賢愚，誰與辨雄雌。任爾刺天何足道，終不肯，羨羣飛。燕山花落暮春時。杜鵑啼。勸誰歸。耿耿孤忠，唯有此心知。天賦我才還有用，應不至，負心期。

燭影搖紅

新綠成陰，落紅如雨，春光晚。當年誰與種，相思空羨雙飛燕。寂莫幽窗孤館。念同遊芳郊秀苑。香塵隨馬，細草承輪，都成腸斷。別久情深，幾時重約閑庭院。高樓終日卷朱簾。極目愁無限。莫恨藍橋路遠。有心時終須再見。休教長怨。鏡裏孤鸞，篋中團扇。

水調歌頭

趙待制遺稿

春色去何急。春去尙微寒。滿地落花芳草。漸覺綠陰圓。馬足車塵情味。暑往寒來歲月。擾擾十餘年。贏得朱顏老。孤負好林泉。寶裝鞍。金作鞵。玉爲鞭。須臾得志。紛華滿眼。縱相謾。功名自來無意。富貴浮雲何濟。於我亦徒然。萬事付一笑。莫放酒杯乾。

七夕

初月纖纖照露臺。枉將瓜果鬧嬰孩。今宵自有經年約。何暇閑情送巧來。牽牛河東織女西相望。千古幾時期。夜深只恐天輪轉。地底相逢未可知。

古詩

西風聲蕭蕭。愁來如夢寐。鄉關萬里遙。兄弟何時會。遲此相見期。真以日爲歲。別來經八霜。朱顏恐顛頓。人生宇宙閒。名利何足計。何如雲中鶴。翺翔隨所至。

又

我居水精宮。遠遊來朔方。離家近十載。兄弟遙相望。始見世情薄。紛紛名利場。富貴不可期。人生難付量。乾坤本無私。江山歎興亡。蟬聲噪落日。露草啼寒蟻。明月如有情。照我肝與腸。西風動林末。蕭然秋意涼。回首歲云暮。信美非吾鄉。展轉復展轉。愁多知夜長。

思歸

嫋嫋秋風動客懷。啾啾猿鶴苦相催。魯侯不遇關天意。戚氏焉能沮我才。萬里驅馳離鄉國。十年奔走在

塵埃吳興山水何清遠。一棹扁舟歸去來。

初秋夜坐

夜深庭院寂無聲。明月流空萬影橫。坐對荷花兩三朵。紅衣落盡秋風生。月明如水侵衣溼。臺榭沉沉秋夜長。坐久高僧禪語罷。澹然相對玉簪香。

秋聲

邕邕鳴鴈復南征。十載栖遲在帝京。黃葉未零寒未應。秋聲偏動故鄉情。

卽事

萬籟同一寂。月明天地清。淒淒白露下。滿襟秋意生。獨坐對明月。遙遙千古情。西風兩三日。庭樹已秋聲。

木蘭花慢

恨匆匆賦別。回首望。一長嗟。記執手臨流。遲遲去馬。浩浩平沙。此際黯然腸斷。奈一痕明月兩天涯。南去孤舟漸遠。今宵宿向誰家。別來旬日未曾過。如隔幾年華。縱極目層崖。故人何處。淚落兼葭。聚散古今難必。且乘風高詠木蘭花。但願朱顏長好。不愁會少離多。

延祐六年春正月。寄呈德璉姊丈一觀。冀改抹幸甚。書於大都咸宜里之寓舍。趙雍。趙待制風流習尙。不減魏公。而詩文不傳。閒見於卷軸間。不過單辭數言而止。未有若此卷之富者。楷

行閒作轉益妍美。後云書寄德璉姊丈。蓋魏公長倩王國器也。國器長於今樂府。楊鐵崖亟稱之。故此卷所書樂府爲多。豈亦因其所好耶。余從烏程王天雨借觀。遂題其後。是歲正德己卯五月既望。徵明題。

趙仲穆書。克紹松雪家學。時能亂真。此卷尾非署名。及與姊丈德璉云云。殆以乃翁目之矣。所書凡卅五首。而豔詞特多。或偶興爾閒。如少恨凭闌干。水調歌頭二闕。并古詩二篇。思歸一律。頗以孤忠自許。紛華是薄。而興亡骨肉之感。默寓其中。意其父子之仕當時。亦容有不得已者。良可悲已。吳興太峯茅君。攜示此卷。實出烏鎮王少白氏。太峯之於少白。亦猶仲穆之於德璉者。是宜與共何嫌也。仲穆書法之善。衡山公論之已詳。予復何贅。辛酉春。吳郡許初。題于茅君舟次。

趙待制詩詞流傳希少。前年偶得此墨跡橫卷。以校顧氏秀野堂元百家詩。則正從此卷采獲。但其詩尙有遺者。而詞更有所不暇及也。余因并付開雕。以志區區嗜古之癖。其前後次第。胥仍舊云。乾隆七年八月。援鵝居士書。

附錄王國器詞

菩薩蠻 題黃大癡畫卷

青山不趁江流去。數點翠收林際雨。漁屋遠模糊。煙村半有無。大癡飛醉墨。秋與天爭碧。淨洗綺羅塵。一巢栖亂雲。

踏沙行 題破窗風雨爲性初徵君

潤逼疎櫺。寒侵芳袂。梨花寂寞重門閉。檢書翦燭話巴山。秋池回首人千里。記得彭城。逍遙堂裏對牀。夢破簷聲碎。林鳩呼我出華胥。恍然枕石聽流水。

右二詞見于鐵網珊瑚。吳興王國器之作。自題筠菴。其自號也。詞致風流瀟灑。不媿玉潤之對冰清焉。乃今氏名滅沒。志吳興者。寂寥無聞。良可慨已。因校仲穆遺藁。書此附于卷末。己亥穀日。焯跋。

此囊得之書船上。惡札爛鈔。未堪迴讀。有友言于余。仲穆手蹟。在吳下舊家。扁舟往觀。字畫鈎勒微緩。疑是摹仿。然別風淮雨之訛。藉以校正。爲功多矣。因手書一通。藏之祕笈。并松雪集中誌狀之誤。附記于後。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小年朝雪中。繡谷亭主吳焯手錄。

雍字仲穆。魏公仲子。以蔭守昌國海寧二州。歷官翰林院待制。其詩詞娟麗可誦。卷中僅三十五篇。特一斑耳。繪事絕佳。綽有父風。龍子虎兒。殆不是過。方魏公以文章受知兩朝。出入承明。垂數十年。然爲奸人側目者屢矣。幸仁宗之明而剖之。卷中有魯侯不遇之語。斯殆有所慨而發歟。春王五日。繡谷亭書。

案卷尾仲穆自署延祐元年是歲甲寅。元仁宗在位之第三年也。方仁宗在東朝。雅知魏公賢。卽位拜公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是爲皇慶元年壬子。明年癸丑。改翰林侍講學士。尋轉集賢侍講學士。正奉大夫。又明年改元延祐。是歲十二月。升集賢學士。資德大夫。則仲穆書軸之時。公方爲集賢侍讀學士。時方纂脩國史。最被上知。上諭有趙子昂帷幄之臣。置之館閣。使之討論古義。典司述作。傳之後世。足以增重國家。此正居京師咸宜里第之日也。楊載撰魏公行狀云。公延祐丙辰。拜翰林學士承旨。用一品例。推恩三代。竝得加贈。妻管氏贈魏國夫人。考丙辰乃延祐三年。夫人方從公于京師。時封吳興郡夫人。至延祐四年。公始進承旨。于是有三代之錫。管因加封魏國夫人。見公自撰管夫人墓志。則公拜承旨。與管拜魏國。皆在第二年。抑且不應書贈也。又楊狀稱夫人先公四年卒。考墓志管之卒在延

祐六年己未。是春公請旨歸里。四月發上都。五月十日。夫人卒于臨清舟中。公以後三年。英宗至治二年。歲在壬戌六月。卒于故里。則夫人之卒。先公僅三年耳。楊爲公之門人。其作狀距公歿才兩月。不應疊誤至此。且仲穆名聞於時。而于家系不爲之置正。何也。因校是編。旣爲手錄。并考其作書之歲月。而附記于後。人曰。焯再書。

